

歴史綱鑑

三二

844  
944  
2



內伊  
744  
卷 2

福

出鏡趙田了九菽先生編纂告本歷史大方網鑑補卷之二

○周紀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

文王名昌王季之子○按謚太經天緯地曰文

○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郤氏女曰姜嫄姜姓嫄字為帝學兒妃元大也長

配也配也出野見巨人跡大人也心忻然悅而踐之而身動如孕者

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隘狹之巷馬牛過者皆辟避音不踐徙

置之平林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

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朱子曰無人道而

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養之巨人跡之事先儒頗疑之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謂其志不允屹

然如大人之遊戲好種樹麻菽樹猶植也及為成人遂好去耕

農相去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

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郃郃音台詩所謂有郃家室是也即古郃國在西安府乾州城西南今武功縣是其故

帝堯舉為農師



周鑑補卷之二

公劉後脩  
后稷之業  
馬道之興  
自此始

古公復脩  
后稷公劉  
之業

太姜太任  
皆賢婦人

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  
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西方夷曰戎復脩后稷之業百姓  
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  
幽古西戎之地商末公劉所居為幽國之地今陝西邠州是其故地也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  
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厚音俞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  
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  
父立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重鬻戎狄攻之  
重鬻非夷種落之號古公遂去幽度漆沮漆水在杜陽岐山踰梁山岐山縣東北四  
里止於岐山之下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其南有周原幽人舉國扶老携弱盡歸古  
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  
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列女傳謂  
娶以為妃生泰伯仲雍季歷太姜有節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預太任季歷娶以為妃

文王生有  
大任之性誠一端莊維德之行及其有姬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賢行也

文身斷髮  
泰伯讓位  
于季歷

遵后稷公  
劉之業  
則古公王  
季之法

生子昌有聖瑞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啣丹書入于豐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滅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傳昌按史記古公曰我世二人乃亡如荆蠻越之界  
文身斷髮文身刺其身而以丹青塗之示不可為君也斷髮也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脩古公道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即文王也按文王龍顏虎眉曰角鳥鼻身長十尺有四乳聖智慈理也  
編西伯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曰三問安視膳管仲曰文王在母不憂在  
敬友二號而惠慈二祭刑于太姒比于諸弟及即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  
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  
竹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姓墨氏伯夷字公允叔齊字公信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闕天散宜

周文王紀二卷

西伯陰行  
善  
虞尚質戎

生驚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

劉向別錄曰驚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殷臣事

告於文王親迎之以○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獫狁以衛中國西伯陰行善

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君皆在平陽府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

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耻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

侯歸者四十國胡氏謂四十國之疆上未必為文王有而四諸侯以西伯

為受命之君以是年為受命之年愚謂受命乃受天命耳所謂宜王而不

歸文王者  
四十國

也

胡宏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况文王大聖受辛大愚乎惟

編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呂姓姜

西伯禮尊

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虺龍音離非熊非羆熊音豸

當有聖人

長頭高脚非虎非貔貔音毗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渭水即

尊呂尚為

太公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

西伯伐崇

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作禮也

紂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侯虎崇國名今在京兆府鄠縣西伯聞崇德亂而

立靈臺

既伐崇作豐邑在鄠縣徙都之詩謂既伐于崇立靈臺高二丈周回一

有天下者

二十祀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

天下之主

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我與事動眾

枯骨

伯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此三者道

也

之所以此

也

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冕葬于畢謂世子以受命九年壽九十七既薨子發立是為武王

**胡雙湖曰**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蓋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商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萌於其心持以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駿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弱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鷲害乃不謂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按朱子謂關雎等五詩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膠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

**武王**

名發文王之子○按武王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丁卯二十有一祀發即西伯位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且武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皆姬之徒皆左右武王率循文王緒業

**歐陽氏曰**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為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七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果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主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察然明白而不誣矣○愚按此當以泰誓為據泰誓者武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史遷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事果足信乎

**紀時商紂無道九年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

盟音孟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開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即

此按書但言武王觀政于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

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殼魄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安定之意鳥為孝鳥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

白魚入舟

白

文王身術

齊家之化

問西伯不

稱王乃以

受命之年

為元年人

君即位宜

改元今如

此是再改

元矣果然

燦然明曰

文武之事

燦然明曰

燦然明曰

燦然明曰

文王所以為至德

此處有不差  
容髮髮之  
天人王霸  
之分任此  
文武之心  
未嘗不同  
伊川深見  
文武之心  
伊川非為  
存名教而

也乃遣師而歸  
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

朱子曰

謂二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  
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  
亦豈有取之之心惟紂因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  
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  
天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  
以分其端持在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  
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  
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  
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  
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  
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  
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  
為害事將聖人心迹都成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  
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蔡氏曰君也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口命

聖人所行便是名教

此事間不容髮

居三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太師疵少  
師疆抱其樂器而犇周舊音奔走也謹按史記訂正於是武王徧告諸侯  
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古地

父與百夫致師致師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以大卒馳於紂師紂師雖眾

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不戰以歸武王倒兵作倒戈謂倒以戈

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

玉有燔于火而死武王斬妲己於是諸侯尊武王為天子

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通鑑因之

謬妄甚矣故削而不錄嘗聞揚升菴曰賈子言紂死棄王門之外觀者皆

前徒倒戈

也今喻人自攻其黨曰倒戈

名在衛輝府城南南朝歌之南

名在衛輝府城南南朝歌之南

名在衛輝府城南南朝歌之南

名在衛輝府城南南朝歌之南

進蹴之武王使人惟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事實太史公輕信及冢書故有此說

**方正學曰**

曰壹戎衣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故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兵而諭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迂史乃謂武王至紂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薄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

**行伐紂乃繼父志故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

**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定天下夫**

**下宗周夷齊耻之不食周粟遂隱于首陽山**

**劉道源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追悼而歸歸雖萬世無弊焉○陳永嘉謂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之心恐萬世之無君此

義皆並行而不相悖也

**呂東萊曰**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復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

**霍昆湖曰**

嘗謂夷齊叩馬而諫雖無能收野之師而其嚴詞正義直食周粟餓死首陽其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欲歔焉故天子取其仁太公稱其義而孟子謂其為聖之清也宜哉

**羅景倫曰**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二老者天下之大者也故各為世辨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汪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者

**袁了凡曰**

夷齊扣馬之諫先儒皆疑之不特父死不葬之言謬也當夷之者新君行大事而不即謀於黃髮固可乎然去就今謀之宜以時諍今不格於廷而顧遜於路不寢謀於孟津之未會而力奪於白雉之既舉亦不相於機矣且理無二是武之伐暴為順天則非之者非不知天命而何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二老婦周春秋固已高矣安知未及伐商之世而卒也然推其惡上之心使及事武王而見紂惡之稔其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伯夷憂後世之無君則不之怨也

與二老無負文王之所養

武王反商

君孤竹當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

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管國名管叔鮮封于蔡叔度蔡

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賢人為紂所貶退處私室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散財於粟

財鹿臺在大名府濬縣西發鉅橋之粟鉅橋在衛淇縣以賑貧弱命南宮

表閭封粟

括史佚展九鼎寶玉九鼎夏禹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

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命閔天封比干之墓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三十里

比干比干殷紂之臣諫而死命宗祝饗祠于軍王乃罷兵西歸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

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仁賢也亡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四月王來自商歸馬華山

歸馬放牛

之陽華陽今放牛桃林之野桃林今自陝西靈寶縣倒載于戈包之虎皮

車甲衅音券牲血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見武成

呂東萊曰天下之責萃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此也

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

紀已卯武王踐位諸侯受命于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正朔如夏

以冕乃祀于周廟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因定

謚法禮曰謚以尊名柴於上帝望於山川大告武成柴望祭名大告

編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

恒恒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朱子曰強者以力自

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

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

几鑑盥盤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劔弓矛各為銘焉按大戴禮王聞書

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盥不遠視

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尚父陳丹

書

藏約行得

聞言書銘



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盪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曠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復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銘九十有四今摘其辭義易知者于此

**紂**王虛已問箕子殷所以亾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

亦醜之乃問以天道陳洪範洪範書名洪大也範法也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及武王克殷訪箕子以

天道故箕子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朝鮮屬遼東外徼及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

禁遂使邑無淫盜門不夜扃省簡文及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

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及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

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漸漸麥苗之貌禾黍油油兮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彼狡僮兮狡僮指紂言不與我好兮殷民間之皆為流涕宋史記

**呂東萊**曰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

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臣也而夫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

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

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也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

**蘇頌**曰箕子之不以為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界之

禹傳至於我不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

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袁了凡**曰是而非道者何當然而已使武不以道利商而取之則箕子

即死為道尚肯翫縷於讐人前乎惟深知武之非利天下故雖痛乎

商而不讐乎周當其虛懷就訪則亦以途人俟武王而已必曰意於傳

耶且道行天地間不以有人傳而無人絕天畀禹洪範六百載而箕子

續箕之後豈無其人而必武王哉

**編**武王追思元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焦有焦城黃帝之後於祝祝地

齊南齊南帝堯之後於薊薊音計古地名今順天府帝舜之後於陳陳古地名今開封府大禹之後於

杞杞古雍國之府今開封府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營丘古地名今屬青州府

東道封周公於曲阜曰魯曲阜古地名今屬兗州府弟叔鮮於管管古管城縣外召公

奭於北燕北燕本幽州地今屬順天府畢公高於畢畢古邑名今屬西安府叔度於蔡蔡古蔡國

叔振鐸於曹曹古豫州府今屬兗州府叔武於邾邾古邾國今屬魯國叔慶於蔡蔡古蔡國

康叔封於康叔名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

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陳洪範

紂王虛已問箕子殷所以亾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陳洪範

紂王虛已問箕子殷所以亾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陳洪範

褒封元聖之後武王大封功臣謀士周大封同姓

褒封元聖之後武王大封功臣謀士周大封同姓

康叔封於

康叔封於

夷齊耻食周粟  
采薇之歌  
何如

國伯夷叔  
齊遜國而  
逃諫伐而  
餓何如

通道于九  
夷八蠻  
諸侯氏貢  
楛矢

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  
周禮有之官鬱鬱曰羹法也有三分殷之器物於諸侯  
出史記又書武王既勝殷印諸侯珽宗羹作分器

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慮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

矣遂餓而死  
見伯夷列傳按此歌辭怨而氣弱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方正學曰

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託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紫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頑立懦可為百世之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

編十有四年王威德遠暢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慙

職業肅慎氏貢楛矢  
肅慎謂息慎東北夷也今鞞鞞古肅慎也石磬  
石音

其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求鹽焉故其

精曰肅慎氏之貢矣  
並出魯語○西旅底貢厥獒  
西旅西夷之國大高四尺曰獒能知人心可使捕提

周公曰自洛納延于伊納  
洛納在河南府盧氏縣伊納在河南府鞏縣惟周公留周佐王  
出魯世家王謂

我南望三塗  
三塗山名在河南府嵩縣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

也顧瞻有河  
顧猶反也言如人反顧然瞻仰粵瞻伊洛  
粵審察之詞伊洛二水名母遠

天室將營周居於洛邑  
洛邑在河南府洛陽縣武王遷都于鄗  
鄗在河南府

二年王有疾周公為壇告天  
王季文王請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下

書藏於金縢櫃中  
金縢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死王翼自乃

廢○作樂百大武  
言伐暴除害成武功

編十有九年十二月王崩壽年九十三太子誦立

周公作金縢  
作大武樂



慎無以國  
驕人  
周天公治  
齊周公治  
魯何若是  
其不同欤  
舊禮  
平易近民  
民必歸  
尊賢尚功

驕人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猶述職也周公曰何族也族百曰吾簡其君臣

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習俗革其禮

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

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尊尚有人

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賢其親

其太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賢其親

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皆文王子流言曰流言謂言如水之公將不利於

孺子孺子指成君也武庚謂武庚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

乃作大誥大誥詳見周書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有疵謂管叔蔡叔

采子曰采子與師以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常時事勢亦未必然

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河南

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聖人與天合一聖人與天合一成王疑周成王疑周感德迎歸

二年周公居東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按或謂

征乎二年猶待罪也胡氏家錄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而

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

誠而已矣容心哉容心哉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郭鄰地名宋

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開金滕

見請代武王之事按書成王因上風雷之變而啟金滕之櫃乃感泣迎周

公歸朱子曰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受國既誅武

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宋古商丘之地名周封用殷之禮樂於周

為客待以賓而不臣按陳止齋曰嘗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

其賈子則隄防之具也宜悉而周公勸之以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侯

其復商之舊云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窮民而其勢不能患乎一者嗚呼周

周公可謂知所畏矣

周公可謂知所畏矣

三才圖會卷之...

**程子曰**

周公之處已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

**范華陽曰**

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

**陳止齋曰**

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偏屈於

**袁了凡曰**

成王剪桐葉封弟戲也而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

**丁南湖曰**

逐過又謂以地以人與小弱弟不得為聖愚謂當時萬幾周

**編六年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

明堂者王出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

**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按明堂之位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

**編交趾南**

地今為安南國有越裳氏越裳氏南方國重三譯而來獻白

**雉**

重復也譯傳四夷之言者曰道踞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

**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

曰吾受命吾國之蕃耆黃耆老人之稱老人髮白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曰吾受命吾國之蕃耆**

復黃耆老人之稱老人髮白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海不揚波

**周公制禮**

買系肉炎子欲示之無誑而東萊先生曰

**丁南湖曰**

逐過又謂以地以人與小弱弟不得為聖愚謂當時萬幾周

**編六年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

明堂者王出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

**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按明堂之位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

**編交趾南**

地今為安南國有越裳氏越裳氏南方國重三譯而來獻白

**雉**

重復也譯傳四夷之言者曰道踞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

**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

曰吾受命吾國之蕃耆黃耆老人之稱老人髮白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海不揚波

**曰吾受命吾國之蕃耆**

復黃耆老人之稱老人髮白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海不揚波

**曰吾受命吾國之蕃耆**

復黃耆老人之稱老人髮白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海不揚波

**曰吾受命吾國之蕃耆**

復黃耆老人之稱老人髮白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海不揚波

**曰吾受命吾國之蕃耆**

復黃耆老人之稱老人髮白曰天之無烈風滂雨海



周所以為  
志厚

**王通氏曰**紂之都自姓服王力穡者亦未嘗不悅而安業其頑嚚喧厥  
商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而為之爪牙不過借復  
商之名以鼓倡群兇周家積素有素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  
從化此其為變移之難者  
乃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成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成王**  
通鑑謂成王臨朝周公北面  
就臣位非是周公只位冢宰

**丁南湖曰**信斯言也則周公前此六年豈未嘗北面為臣乎言  
不出於金縢洛誥諸篇而獨出於遷史吾不之信也

**初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二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古者貨貝寶龜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注龜以上吉貝以  
表飾又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其名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  
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

九府圜法

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幣  
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  
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得與與  
法制自何  
入其詳可

**周公留輔成王召公奭不悅周公作書告之以明本意**

**丁南湖曰**

按書君奭本序但言召公不悅而不詳其故乃致漢儒有召  
公疑周公等語而聖賢之志被誣矣考之朱子曰召公見成  
王已臨政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又曰召公以周公歸政之  
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作君奭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程子曰**

成王可善可惡者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召公恐王之不  
能終而廢先業也是以不悅焉吾想召公如朱子所云則其遜讓周公  
也何其禮而其退老全身也何其智如程子所云則其疎官之慮何其  
謙如荆公所云則其愛君之志何其忠四說者皆是也學者其察之

何德而民  
親上

**編王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

**之布令信而不食言**  
不食言欲人守信若出一言而不  
依其言而行則如自食其言也

**水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

**讎禁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

**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  
按書無逸篇名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子**  
畢者文王  
之墓也  
**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

周公作無  
逸

周書卷之三

周書卷之三

四

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

**蘇氏曰**商之有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

宜若其世之過於周之所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循擾剛強之民

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以無犯上難制之民行其至柔

之道以探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之至久而

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

不可以為強也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

所以不振也

**呂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

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

**編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真得實造之學

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

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

故何與

數百載其

多而久之

不知何之

問之賢君

君宜若世

問商多賢

所當為

臣子之分

而變

禮固有時

百代正禮

成王學力

要之論

二篇中切

**紀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不懌作顧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在位三十七年太子釗立**

**胡雙湖曰**成王之時外變雖寧而王猶有疑周公之心故周公居東取

失其工之理籌之熟矣營洛邑為王城而如制之器以定營成周於東

郊而殷民之頑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

樂以象武王之伐功今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職之有倫朝覲

巡狩之有法讀君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以尹茲東郊奉奉不怠殷

民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敬典在德兩言則又二篇中切

要之論此固成王學力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不命而或王獨有顧命始授受之際國有

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初經三蓋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始特

格苗而各岳牧成王所以正其初經三蓋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始特

湯方沒伊尹遠借群后侯甸訓太甲焉禮而訪群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

甲受伊尹群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康王之戒于宅恤



傳世國之大事

五代以來此禮不請作康誥

畢公保登成周

召公巡行鄉邑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

思政懷棠

**宋子曰**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敬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康王**

名釗成王之子○按謚法溫柔好善曰康

**癸亥元年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由是諸侯率服**

**十二年命畢公保登成周**出書康誥畢公保安之也釐理之也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

**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

**以蠶業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

**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咏之**

**袁了凡曰**

敬帝之崇召公所羨也公則已矣而人猶弗忍拜况剪之乎夫其盛德足以求所思也齊景公之槐也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敢指引焉而人傷之夫其空威不足以庇所愛也故威去無生君德存無死君思堯者見於羹見於牆而特棠即怨桀

成康天下太平

刑措四十餘年

者喪及日而况概耶

**絕王朝諸侯於鄴宮**鄴宮在鄴縣東**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史記作刑措四十餘年

**不用**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用刑也**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

**胡雙湖曰**

康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與於禮義固空虛成康之際天下安寧而有唐虞之風焉吁文武

**丁南湖曰**

四十年刑措不用其果然乎王充論衡云堯舜雖優不能刑希疎可也言其刑措不用後儒之增飾也然雖增飾亦足為人主欽恤之勸矣

**于寶曰**

八王而康克安之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昭王**

名瑕康王之子○按謚法法儀容恭美曰昭

**己丑元年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紫微**紫微星名**井水隘王巡狩反濟漢**

**漢濱人以膠膠船**不以釘裝船以膠粘**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

膠舟溺王

漢水名在漢陽府

膠舟名在漢陽府

膠舟名在漢陽府

膠舟名在漢陽府

公皆溺死祭畿內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按朱子曰涇舟膠楚澤周道已廢夷

紀十有四年魯侯弟濇弒其君幽公而自立

按試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微缺朱子亦謂周綱廢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紀二十有六年王崩在位五十一年子滿立

楊王名滿昭王之子○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編庚辰元年王即位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牙音雅命伯冏為大僕正作

冏命

呂氏曰穆王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觀諸君牙冏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長矣然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

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問抑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然中雖放逸不克保始而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不可然亦不失為

有周之令主也

袁了凡曰周至穆王降矣然其去文武成康時非有幾也顧其冏命則非其人吉惟貨其吉蓋時必有弊焉賣官者已為鴻都之

漸矣呂刑則曰非訖於威惟訖於富蓋時必有亂法鬻獄者已有梗陽之漸矣

紀十有七年王西征見年西征見西徐夷作亂徐古邑名今率九夷以伐

宗周西至河上王母寅于昭宮徐夷作亂徐古邑名今率九夷以伐

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王

正西巡狩樂而忘反聞徐子偃號乃命造父造父季勝為御而歸以救偃

王之亂命楚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關乃北走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

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以上出說苑楊王乃以趙

城封造父趙城古邑名其族由此為趙氏即戰國趙

袁了凡曰徐僻處要服而偃枯其國陋穆王無道乃狡焉有啟疆之

主東方諸侯雄心方大且欲舟行上國通滿陳蔡之間其勢非盡得周

不止此賊仁賊義之極者平居斲斲為仁歧踉為義以蠱愚俗廣疆土

及天子命將征而義已非斲力又不敵復謫然出仁言曰吾惟不忍

偃王惟王道之此以國易仁為笑于頑夫

紀王得八駿馬山子又一說曰絕地曰翻羽曰奔宵曰超景曰踰輝曰超

以趙城封造父

不明武備

以趙城封

穆王不失

為周之令

主

紀王得八駿馬

山子又一說曰絕地曰翻羽曰奔宵曰超景曰踰輝曰超

詩文作祈  
招之詩  
式金式玉

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

迹焉祭公謀父司馬作祈招招音之詩詩歌名按朱子曰不有以止玉心

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泰攷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

形又且易人之慮王教之若神命駕八駿非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

實於西王母鴈於瑤池為王誼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

爾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陷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愚按宴登池事經史

不載乃列子寓言獨詳然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而祗宮考終亦能善

補過者也

三十有五年王將征大戎大戎即昆夷也今長祭公謀父謀父祭諫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夫兵戰

而時動動則威戰聚也威畏也時動則三時務農觀則玩玩則無震玩也震

懼是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天子畿內甸甸賦邦外侯服邦外邦畿

也

侯圻侯圻侯衛侯服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

好信而戎翟荒服遠方諸侯也與戎狄同俗甸服者祭祭日侯服者

祀祭月賓服者享享時享也要服者貢貢也荒服者王王王事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

辭刑不有攻伐之兵伐不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文告之

辭言不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是以近無不

聽遠無不服今大戎氏以其職來王謂其嗣子以其而必以不享征之且

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自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王又命呂侯作祥

刑之書以告四方在位五十五年崩子絜扈立

胡五峰曰穆王耄荒德雖下衰然猶曲盡典獄之清為以訓成天下後

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

九同監甫  
周易王二卷

呂刑有三代之遺風

**王文中曰**

呂刑之書律書也首以五刑創于有苗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矜矜則凡有千緩之貴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耳烏得而不改後刑而可矜矜則凡有千緩之貴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耳烏得而不改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丁南湖曰**

孔子觀人必觀其意故曰觀其所由者意之所從來也穆民財以濟荒凶之欲則其意之所從來者不仁甚矣孔子豈以仁民之意而取之耶蓋特取之以示戒耳

**共王**

名繁魯楊王之子○按諡法既過能改曰共

**乙亥元年王游涇上**

涇水名在平涼府○按康公從君姬姓也

**密康公從**

有三女奔密不

**康公私受之而不獻於王**

王滅密在位十二年崩壽八十四子

**密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十第辟方立**

名難共王之子○按諡法溫柔贊善曰懿

**孝王**

名辟方懿王之弟○按諡法慈惠愛親曰孝

**壬子元年自懿王以來德政不脩**

詩人作詩譏刺至是王室愈微○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

**王命主馬汧渭之間**

汧渭二水名○首牽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之君色於秦

**漢俱凍**

○丙寅十五年去朋壽年六十五子燮立

**胡雙湖曰**

當鞏秦始封之世而淡異之凡殺氣若茲履

**夷王**

名燮孝王之子○按諡法安心好靜曰夷

**丁卯元年觀禮不明**

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下堂見諸侯

天子之倚伏可畏

江漢俱凍

非子於此今鞏昌府是

本西戎之地周孝王封

使續伯益後

即秦皇之祖

○是時大畜牛馬死江

秦

封非子於

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王加禮下堂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  
而見之自此王室衰微未為列矣  
**至于俞泉**六師即六軍太原郡名今屬山  
西道俞泉亦地名在太原府  
**獲馬千疋在位十六年崩壽年**  
**六十子胡立**

**胡雙湖曰**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紊矣時熊繹五世孫熊渠其  
孫頃公首壞王制并却鄆之地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况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者皆陵遲  
解紐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歎息矣○三子立長子康中子  
江少子執疵皆為王○却音佩却鄆古衛地名周武王克商分其北為  
却南為鄆今  
衛輝府是也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按  
蓋法殺戮無辜曰厲  
**紀癸未元年王為人暴虐無道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詩人作刺楚子熊**  
**渠畏其伐亦自去其所僭王號**  
**編癸巳十一年淮夷之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  
**紀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用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

聖人導利  
而布之上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  
布之上下者也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也猶日休  
惕懼怨之來也懼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  
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卿士有士者諸  
侯不享也

**詩之變雅台作**東吳朱氏曰按詩變雅者何蓋謂大雅桑柔之篇也始  
之七章曰滅我立王朱子曰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  
疑在共和之後也以愚見當錄是詩於共和末年豈宜書之於此也

**編三十有三年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告史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衛巫其神能前知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  
而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召公曰是障之也障又隔之也防民  
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害於人也民亦如  
之民之敗亂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治也為民者宣之使言觀民所言  
為民宣之

防口甚於  
防川  
為川決之  
使導

盜謗阻謗  
防口甚於  
防川  
為川決之  
使導  
為民宣之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

能幾何與語辭能幾何言不久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社土神稷國

則立壇遺以祀之人君無道則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王心戾虐

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國太子靖匿

召公之家召公乃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

也今殺王太子謂令國人得王其以我為讎而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

對君諸侯也險而不對怨而不怒怨心望也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

子太子竟得脫孫杵臼而孤矣其忠莫大焉

○庚寅三十八年王在彘不敢歸召周公此周公召公非是周公旦召

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五十一年王崩于國

在位十七年并共和三十七年太子靜立是為宣王

○金仁山曰周自夷王王綱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

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嗜好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弼維其間王

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繁然復以蓋其時周室可

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訖不復振悲夫

○南湖曰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兒之死而立孤兒遂為千古蒙

其訓誨乎况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乎愚於此嘗

論之曰嬰曰死天下事者也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

事難雖然嬰曰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曰

為一國而召公為天下其功特有大小之別耳

○宣王名靜厲王之子○按

○甲戌元年召周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

仲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以秦仲為大夫

討西戎○命尹吉甫北伐獫狁至于太原獫音顯狁音允○按厲王出居

吉甫率兵征之詩人作六月詩以美之

○二年命方叔南征荆蠻是時荆蠻背叛王命方叔將兵以征之○命召

虎征淮夷召公即康公之孫虎征淮夷而○王伐徐夷按宣王自將以伐

二相共理國事

召公存孤

事危者險而不對

使言

召周輔王  
備政  
法文武成  
康遺風  
諸侯復宗



司徒協旅協民衆司寇協姦司寇刑官也掌合姦牧協職物色工協革牛馬羊場協入數廩協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

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即下文籍田王治農於籍籍千畝蒐於農

隙春田曰蒐蒐擇也農隙也藉仲春既耕之後隙田也穫亦於籍言王亦至于

焉習簡也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故事也天害於政而妨於后嗣害政賊

謂將有禍亂王卒料之道也妨後嗣編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

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

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

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王在位四十六年崩于宮涅立

金仁山曰其周道衰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以不克終者如廢魯適比音

丁南湖曰既傾歡以聽之且自責以答之其於魏公之諫不籍千畝仲

紀庚申元年王無道趙奄父周大之子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氏於晉出

編三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伯陽父曰父音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別君異友

士不易言以求生左儒死於杜伯

周禮卷之五

金仁山曰

其周道衰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以不克終者如廢魯適比音

丁南湖曰既傾歡以聽之且自責以答之其於魏公之諫不籍千畝仲

紀庚申元年王無道趙奄父周大之子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氏於晉出

編三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伯陽父曰父音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周禮卷之五



言民者不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地

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為陰所傾竿也竿在陌反陽失而在陰在陰也

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水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

無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

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於一始

終於十則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周其及乎國出

更故曰紀語史○初夏之衰也衰人之神衰石衰國與夏同姓即今漢中府褒城縣化為二龍以伺王庭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祭龍所吐

未沫龍之情氣乃布幣而策告之策告以簡策之書龍亡祭在壇而藏之

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

不悻而譟之化為玄龜龜音元玄龜蚺場也入于王府府之童妾采既斷而遭之毀亂

厭棄箕服

齒未盡也既辨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一女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

厭棄箕服厭音掩孤音胡山桑曰厭孤弓也箕草名似茨而細可結為服服與箕同盛箭者即今之步叉也實亡周國有

夫婦焉也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音向者後宮童妾所棄妖

子夫婦哀其夜號平聲而取之逸逃於褒逃藏而養褒人褒姒音姒名也有獄而

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置捨也言捨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

紀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生子伯服褒姒與號石父比而譖申

后太子○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

編五年王竟以號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其

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申姜姓國今南陽縣太史伯陽曰既音禍成矣無可柰何

其略曰毋述我梁母發我

編六年辛卯朔日有食之更書日食始此詩人作十月之交以刺之其略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

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奉火戲諸侯

編褒姒不好笑王說音之萬方故不笑方計也萬方者謂設計以誘其笑也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烽表也邊火曰烽有急則舉兵來援也王欲

裂帛

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帛擊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錢鶴筵曰昔齊妃笑跛而郤克師與趙妾笑難而平呼自古婦人一笑雖微而貽無窮之禍人豈可以笑為輕忽而不致其謹哉

編號石為人佞善諛好利諛作王以為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皆畔王室始騷騷擾也動也○王嘗為太室之盟諸侯叛之

編十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鄩人召西夷大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大戎遂殺王於驪山下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寶賂而去王在位十一年遇害諸侯即

散亡莫至

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而西周遂亡

列道源曰及家紀年曰幽王死申后立平王於申號公立王子餘二王並立餘為晉文侯所殺是為雋王與舊史不同編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其方有功衛康叔之後康叔武王弟也秦柏翳之後也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國始大卒併諸侯代周而有天下出史秦紀及衛世家

胡雙湖曰幽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侯和從晉侯九合諸侯之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是為平王而周轍遂東矣○平王東遷洛邑之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按謚法執中有制曰平之所是為東都

紀辛未元年是時幽王既為大戎所殺鄩鄩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有都洛邑之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於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齊太公呂望之後楚之先黃帝之後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時封其子能繹於楚姓芊音米氏秦柏翳之後姓嬴氏周孝王之時有非子者

平王東遷洛邑齊楚秦晉新大

平王東遷洛邑齊楚秦晉新大

善養馬孝王封為附庸諸侯邑於秦晉之先唐叔虞蓋武王之子也成王與唐叔戲剪桐為珪於是封叔虞於唐國又號晉更歷春秋之世此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籟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此非有大無道者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凶其未凶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者則不鬻田宅之效也

**編始命秦列為諸侯賜以岐鄠之地初周避大戎之難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與晉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而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編命衛侯和為公作文侯之命錫晉侯仇賜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

**呂祖謙曰**此篇作于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且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固新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為足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消長升降之交會

**紀秦祀上帝于西時**時土為高也

**司馬遷曰**余讀史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

大川今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

**編癸酉三年以鄭桓突為司徒初桓公為司徒善于其職甚得周眾又死于大戎之難王命其子桓突繼乃父之職復為司徒**

**紀已卯九年秦東徙汧渭之間秦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至汧渭之會曰**

**昔周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編癸未十有二年衛武公薨子揚嗣是為莊公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

**傲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

**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

**侍也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

**訓御之於是乎作懿雅抑詩也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獻聖武公

此上帝之徵

乙酉十有五年秦文公蒐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今延安府鄜州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於鄜而用三牲郊祭

王遣兵戌申及許

白帝焉出史記封禪書秦僭實自此始己丑十有九年遣畿內之民戌申今開封府許州及許今開封府許州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感鄭伯迎立之功故為遣戌以防戎

朱熹曰

申侯與犬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不赦之罪平王與其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之為有德而不知其殺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醉思之舉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昔項安世曰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讐自平王觀之則申侯乃其賈充成濟也成之宜矣愚亦曰自幽王觀之則平王真所謂亂臣賊子無復人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剛詩而存揚之水其刺之固宜由是論之則春秋註始於平王可以深長思矣

辛卯二十有一年秦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

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壬辰二十有二年王室衰微諸侯背叛二十四年宗周宮室圯詩人作黍離

國家之立本大而末小

二十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縣名屬平陽府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

貳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今開封府祭仲曰都城過百雉

編戊戌二十有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今開封府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雜文也姜氏鄭伯之母愛幼子叔段

編戊申三十有八年衛公子州吁出奔州吁嬖人之子有寵于莊公而好

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君人者

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

編戊午四十有八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

愛子教以義方

國家之立本大而末小

魯之用郊始於此

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其墨翟之學魯之用郊始於此矣

**劉恕曰**惠公之止之則是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甲之也昔者

之請由平王世也

**己未四十九年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

**金仁山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立者然

春秋所立

**劉恕曰**春秋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公羊氏曰隱長而賢諸大夫

即位

非已而有而總其事謂之攝已而有之而推與人謂之讓惠公愛少子而立

雷後以正一王之法

**春王正月時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因魯史脩春秋託始於此年蓋**

**禹褒貶於賞罰以正一王之法**地名在兖州府泗水縣境

**五月鄭伯克段于鄆**今開封府鄆陵縣

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姜氏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

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之段出奔遂置姜氏于城穎誓之曰不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經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賜**音

夫婦人倫之本

**胡安國曰**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于三綱淪九法教人望絕矣

**經九月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類考以金肉道研

**編庚申五年鄭伯迎其母姜氏于城穎初穎考叔為封人聞公之悔有**

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饜我獨無考叔曰何謂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闕地

及泉隧而相見其誰不然公從之公入姜出遂為母子如初

類考以金肉道研

類考以金肉道研

類考以金肉道研

編辛酉五十有一年春三月庚戌王崩孫林立

林之奇曰

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以遠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赴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

經秋武氏如魯求賻

金仁山曰

平王于魯猶歸仲子之賻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于報施之禮且猶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為骨然魯

之不臣甚矣

周鄭交質

編鄭祭足帥師入寇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

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

界虢公政身鄭祭足帥師取溫今懷慶府溫縣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呂祖謙曰

平王欲退鄭伯而不取退欲進虢公而不取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體敵周與鄭等諸侯耳一且用兵

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

經八月宋穆公和卒○邕立宣公之子與夷初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

屬殤公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王鄭卒立

殤公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按蓋法克敬勸民曰桓

經壬戌元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桓公○編州吁自立國人殺之

經癸酉二年魯考成也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邕初公將萬也問羽數于眾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自八以下公從之

編甲子三年冬鄭伯入朝王不禮焉周桓公曰我周東遷晉鄭焉其害鄭

以勸來者猶懼不音既草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經丙寅五年春三月鄭伯使宛歸宛地名在宛州府費縣境田于魯

紀夏六月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

編丁卯六年冬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山

眾仲對羽數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在曲

**編**己巳八年王取鄆地名在河南鄆詳未鄆聚名在開封鄆今懷慶府之田

子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十二邑

**編**冬十一月魯公子執弒其君隱公而自立初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

宰隱公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聚名在兗州吾將老焉羽父

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

氏有死者

鄭伯以璧假許田

**編**庚午九年魯桓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鄭伯請

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經**辛未十年春正月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編立公子馮以

郕今兗州府城武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感哀伯諫納却鼎君人昭德

**經**夏四月魯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編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

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于太廟以

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

也鄆鼎在廟章孰甚焉不聽

**經**甲戌十有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紀初王奪鄭伯政鄭伯

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地名在鄭州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

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

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遣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劉**恕曰西周昭王始衰至厲王而大壞宣王振修紀綱天下翕然宗周

**編**乙未十有四年春楚子能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王王不許

天子翕然宗周

君子不欲多上人

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吳越楚本小國而迭為盟主東周之王無中才之主歷二十世至赧王卒滅亡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卑亂日益甚也

紀丙子十有五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畿內諸侯王遷盟向之民于邲

編丁丑十有六年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遂伐隨隨及楚平楚潛稱王

經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經戊寅十有七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紀己卯十有八年虢虢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編庚辰十有九年夏五月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初衛宣公悉于夷姜生

伋壽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

諸幸殺之壽子知而告之使勿復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壽子載其旌以

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編壬午二十有二年春二月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初鬬伯比送

屈瑕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

焉入告夫人夫人曰莫敖徂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請設備楚

問伋壽二子爭死何如

莫敖小羅不設備

子使追之不及及羅與戰大敗莫敖縊群帥囚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經甲申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王使冢父如魯求車

編三月乙未王崩子伋立

莊王名佗桓王之子○按諱去式而不遂曰佗

經丁亥三年春正月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編齊侯殺魯桓公立其

子同是為莊公初公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音洛水名遂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譖之

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編秋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弟克字子儀桓王庶子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

公王弟克奔燕初克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

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經戊子四年夏單伯送王姬○經秋魯祭王姬之館于外○經冬王使榮叔如魯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胡安國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死子心傷

○辛卯七年春三月楚子伐隨卒于師子能賢嗣始都郢楚子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夫人歎曰王祿盡矣盈而湯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楸木之下

○甲午十年夏四月辛卯桓星不見桓中星隕如雨

○乙未十有一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編初公使連稱管至父戊癸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請代弗許二人遂因無知而弒公立無知襄公之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丙申十二年春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郕○夏魯侯伐齊

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編公○秋七月丁卯莒齊襄公○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九月齊公子小白立

○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編初鮑叔帥師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雙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甯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齊侯以管夷吾為相○初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大宰辭曰君

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

吾乎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安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

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

門立雅為門使百姓加益勇焉弗若也公曰夫管夷吾射中寡人鉤管仲

子糾今牙門之時是以瀆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糾動也君若宥而反之

夫猶是言為君猶也公於是請於魯莊公以問施伯對曰管子天下之亦

才管子天下

鮑叔薦管夷吾臣所不若夷吾者五

管子天下

管子天下

管子天下

管子天下

四民不使  
雜處

才冠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憂矣請殺而  
以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釁以香三浴之公親逆也  
于郊解其縛而與之坐問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雜處則其言唯唯音茫其事易變易昔聖王之處士也學道使就燕閑清

制國為二  
十一鄉

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疾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定民  
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  
焉中軍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高皆上鄉各帥參三國趙案界  
以為三官國事分臣立三宰卿工立三族屬市商立三鄉澤立三虞度山  
立三衡平也掌公曰其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管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  
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公曰吾欲從事  
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國政而寄軍令寄託也軍令託於國政於

何如  
作內政而  
寄軍令

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  
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卿大夫也焉以為軍令為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  
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兵車里有司帥  
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  
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長帥之春以撥振旅秋以獮  
治兵是故帥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改更伍之人  
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也故恒戰穀相  
聞可以不乖畫戰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居同樂行  
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廣行天  
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公悅於是專任管仲  
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  
專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仲父  
管仲得以  
盡其材

管仲之德不及其才

桓公大本不正

曹劌敗齊師于長勺

**蘇軾曰**

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公將

**劉恕曰**

管仲之書大抵審重輕法術持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隣

**胡宏曰**

齊桓公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

**王世貞曰**

管仲非太公倚也然而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何以言太公

**經**丁酉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敗齊師于長勺○**編**初齊伐魯莊公將戰

**曹劌**請從公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既克公問故對曰夫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

視其轍亂其旗靡故逐之**編**已亥十有五年王崩于胡齊立

**釐王**名胡齊莊王之子○按蓋法有罰而遂曰釐

**經**庚子元年春齊侯陳人宋人蔡人邾人會于非杏遂人不至○**經**夏六

月齊人滅遂

**胡安國曰**

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

**經**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編**初齊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

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

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

曹沫劫盟

齊侯小背  
曹沫之盟

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馬

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誓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者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蘧軾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廢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袁了凡曰

齊之與魯為取矣異哉沫之為魯領以藉齊也夫戰而喪地戰而還之亡莊孟明功無書焉別於行劫薄人於險非仁也掩人之卒非勇也小國而怒強敵非計也萬一齊悔諾而總諸國以致討魯何以存

食沫之肉庸足贖乎禮義信魯所以國也禮舉而阻以兵以義合而傲以利盟而誑諸鬼口尚丹而叛之復所侵地尺寸也顧喪所以為國是魯之辱不止於三敗而齊已萬勝於天下矣夾谷之會萊人以夷樂劫孔子命甲士兵之使仲之相齊而出於尼父之舉則沫之首足且異處矧得地乎

紀辛丑二年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以宋人背非杏之會也單伯取成于宋而還

齊侯不殺  
楚子

癸卯四年冬十二月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諸侯  
編楚滅鄧初楚子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聘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後楚伐鄧滅之

編甲辰五年王崩太子閔立

名閔聲王之子○步

編乙巳元年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編虢公晉侯來朝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音角三馬三匹

編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虢晉朝王在周鄭伯以齊執其卿

求王為援亦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

金仁山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號晉不能以禮尊天子而及其成在丞為迎昏何哉

編丙午二年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

齊侯不殺

齊侯不殺

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  
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父之秩故為國邊伯后速詹氏子  
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縣名屬蘇子  
奉子頹以奔衛衛帥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編丁未三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

編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子頹歌舞不  
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

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子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櫟今河南

編戊申四年春虢公鄭伯胥命于弭身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園門入虢

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

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伯卒王巡虢守

虢公為王宮于瑯王予之酒泉今陝西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

予之虢公請罍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己酉五年晉人伐驪戎獲驪姬文封人以歸公愛幸之

編陳人殺其太子禦寇○編公子完與頡孫奔齊齊侯使完為卿辭曰羈

旅之臣幸若獲宥免于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

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宿不敢

編庚戌六年王賜楚子昨初楚熊惲弒其君堵敖而自立乃布德施惠結

好諸侯又使人入獻于王王賜昨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經辛亥七年夏魯侯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于魯○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編御孫諫曰男誓夫者王帛小者

禽鳥以童物也女誓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誓是無別也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不可

公子完辭

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

郭公善言  
不能用

郭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紀甲寅十年王使召伯慶賜齊侯命且謀伐衛以其立子頽也

紀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敗績○編齊侯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紀秋晉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初驪姬生子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及群公子居之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悅而從之惟二姬之子在羅

紀丁巳十有三年春樊皮叛王命虢公討之執樊皮歸于京師

編己未十有五年秋八月魯莊公卒子般立冬十月慶父弑般啟方立初

牙以存魯

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使以君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不然死且無後牙飲而卒立叔孫氏及公

薨子般立慶父使圉人犖賊之季友奔陳閔公立慶父如齊

編庚申十有六年春正月狄人伐邢今順德府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經齊人救邢

編秋八月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滅耿霍魏還為太子城曲

沃封趙夙于耿畀萬于魏士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

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嘗天啟之矣

霍今山  
西霍州

紀辛酉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姜氏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魯公取慶父于高殺之而立仲孫氏

初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今山東平縣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

編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殺懿公衛眾潰濟河立戴公

以盧于曹卒齊人立其弟燬是為文公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屬可南府

甲瑤泉曰而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夫衛君狃于一禽之好

衛君之過使君亡國者衛臣之罪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為天下笑嗚呼可悲也愛其屋者及其為思其德者封其樹衛之臣子雖惡于乘軒之舉獨不思康叔開拓之功武公培植之惠而思報之于其苗裔乎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賤視之其真無異于禽獸矣吾獨以弘演為人然其存也無使鶴之怨其敗也有納所之忠蓋明于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

編壬戌十有八年夏六月狄伐邢今順德府齊桓公帥宋師曹師次于蕭

北救邢○邢遷于夷儀名城○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經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齊今青州府師于鄆獲莒擊○紀侯賜季友

汶陽地名在濟南府泰安州境之田及費今兗州府費縣

紀癸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今大名府滑縣以封衛

王鑿曰孟子論王霸有皞皞驩驩之異彼齊桓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則豈非皞皞者耶君子於此有二說焉齊桓之救難也

袁了凡曰宋伐杞杞伐宋三國仍存杞與邢衛固先王之封國也

復封之則齊之封之也夫持危靖亂孰與與之於滅繼之於絕則其德齊也始弘此桓管君臣所夙夜計者不然宋伐杞杞伐邢而桓公不之救且乘以為樂管仲復以為慶何哉得無多寇之虐而以大其功幸隣之禍而以彰其德與

經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編初晉荀息以屈地名在平陽府石樓縣境產之乘與

垂棘地名在平陽府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

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伐虢滅下陽今平陽府平陸縣已而虢公敗戎

于桑田在陝州境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

宮之奇諫  
伐虢

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

**經**乙酉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以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編**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包茅菁茅也

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地故不受師進

次于涇地名在開封府鄭城縣南楚子使屈完盟于召陵地名在郢城縣東

**經**丙寅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編**初驪姬謂太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縣名屬平陽府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毒而獻

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

新城地名在曲沃縣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行矣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重耳夷吾二公子亦出奔

**張南軒曰**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國之心至死不廢嗟乎生死忠孝之道申生其曲盡矣史稱其為恭世子豈然哉

**經**夏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

侯盟于首止地名在衛輝府淇縣○**鄭**伯逃歸不盟○**編**初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

子鄭而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吳子以定其位

**紀**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于諸侯

**編**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虢執虢公歸其職貢於王初晉

復假道于虢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

寇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虢虞之謂

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經**己巳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地名在兖州府以謀王室鄭伯乞盟

宮之奇以其族行

了凡細錄補 卷之三



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立王以二十四年閏十月崩太子鄭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至是乃告喪故書十二月從告也

襄王名鄭惠王之子○按謚法辟地有餘曰襄

編唐午元年夏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在開封府考城縣東王使宰孔致胙祭肉也於

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封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

天威不遠頭咫尺桓公下拜登受

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也顏咫尺小曰余敢貪天子之命墮也墜也越也越也于

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乃下拜登受宰孔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略其終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金仁山曰按宰孔致命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

編晉獻公卒奚齊立中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弒之及

荀息初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

繼之

司馬公曰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元凱以為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以

思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君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

之行君子所不論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

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

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襄也

紀辛未二年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吾為晉侯

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

伏劍而死

編壬申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王情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禮國之幹敬禮之輿

了九周監有

司馬公曰

管夷吾辭上卿之禮

管子受下卿之禮

編癸酉四年秋王子叔帶奔齊初惠王少子叔帶有寵惠后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

欲立之而不克叔帶欲與戎狄伐周王知之將誅叔帶叔帶奔齊齊侯使

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

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

乃懿德謂督不忘從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金履祥曰五霸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紀甲戌五年以戎難告齊齊侯使諸侯各發卒戍周

編冬晉饑使之糴于秦百里奚言于秦伯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

隣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粟于晉

編乙亥六年冬秦饑使之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倉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聖臣莫若君

大人以禮樂正天下

大器猶規矩準繩

先自治而後治人

紀丙子七年冬齊大夫管仲卒初仲病公問曰群臣誰可相管仲曰知

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

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監刁何如也對曰自宮也刑以商君非

人情難親仲死公不用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司馬光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嘗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已若也朱絃而縷

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蘇洵曰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無天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袁了凡曰仲寢疾桓公問鮑叔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也誠謂叔之不能併容而畏禍之也叔惡惡不忘其能也三子哉昔蜀

知叔而相齊必無三子之亂矣何也叔惡惡不忘其能也三子哉昔蜀

季孟皆君  
而於其民

董允秉直匡主義形於色武侯薦允為侍中而宦人黃皓畏  
允不敢為非叔亦齊之董允也惜仲為齊計而不及武侯也

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獲晉侯○**紀**王命秦伯釋晉侯晉侯自

秦歸于晉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戊寅九年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紀**五公子各樹黨爭立遂相攻以

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易牙立無虧後

為齊人所殺公子昭出奔宋

**紀**已卯十年齊人將立公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

于鹹立昭而還具為孝公

**紀**癸未十有四年王召叔帶于齊富辰請召太叔王從之叔帶自齊復歸

于京師

**紀**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編**初宋襄欲霸諸侯與楚

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公子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君子不  
人於厄

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

問宋襄之  
仁不勇二  
毛不鼓不  
成列何如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

二毛頭半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未成也世

笑以為宋襄之仁

**金仁山曰**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之戰不重傷不

**蘇軾曰**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一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

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俱一

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纖於

壺殮者天下謂其不情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

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

**編**甲申十有五年夏五月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為后初王怒

鄭伯之執伯服游孫伯將以狄伐之富辰諫曰太上有德撫民其次親親

以相及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

柰何不忍小忿以棄之不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伐之取櫟王德狄人將

木上以庶  
德民

以其女為后富辰又諫曰狄固貪婪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

編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於晉以立是為文公晉人殺懷公于

從者懸書宮門問龍蛇之教何如

高梁初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餒于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顛頤魏犢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之食一蛇剖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

人求之不得隱綿上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為之寒食文公環綿上山封之號曰介山

紀王使王子虎內史與錫晉侯命編秋王廢狄后狄人奉叔帶攻王王出居鄭狄人立叔帶為王居于溫王

使告難于諸侯

末請於王如勤王

編丙戌十有七年夏四月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來請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

襄王不許晉侯請處

次于陽樊王告急於晉乃帥諸侯右師圍溫而殺叔帶左師逆王於鄭歸周晉侯入朝請隧禮王莖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

所惡也乃賜以陽樊温原攢茅之田

紀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遂使

之處原

紀丁亥十有八年夏齊人伐魯北鄙魯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

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

田

晉侯問守原于寺人何如

職之恃此不忍齊侯乃還

經戊子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編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地名在平陽府作三軍謀元帥

趙衰曰卻縠可說詩書而敦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乃使穀將中軍

經己丑二十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初重耳出亡曹○楚人救衛○三月晉

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衛輝府楚師敗績

金履祥曰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

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

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

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

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晉文譎而不正信哉

編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蘄雅地名在開封府榮澤縣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為

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狄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

敢稽首奉揚天子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經冬天王狩于河南地名在懷慶府孟縣○編初晉侯召王會于河陽踐土地名在

諸侯畢朝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宣諸深室獄名賓

俞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經辛卯二十有二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復歸于衛○編

初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皆醫使薄其酖得不死魯公為之請納王于

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音治厘曰苟能納我

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瑕

經癸巳二十有四年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子雍嗣

金仁山曰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其身

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治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治亂

卻縠說詩  
書而敦禮  
樂  
禮樂德之

晉文伐原  
示信

二子願得  
推賢遜能  
之意  
子餘非若  
犯所及

之本

真西山曰

推賢遜能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隨園天子之邑勤天子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此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蓋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所及

經甲午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地名在歸德府○夏四月晉人襄及

姜戎敗秦師于殽地名在陝州○初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

門之管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公召百里

孟明視西乙術白乙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其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必死其間余收汝骨

焉秦師遂東及滑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先軫請邀秦師敗之于殽獲三

帥夫人請于公而舍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

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百里視為政

經丙申二十有七年春二月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

于彭衙地名在西安府白水縣境秦師敗績

經丁酉二十有八年春正月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地名在平陽府及郊地名

在西安府澄城縣遂自茅津濟封殽屍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左丘明曰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

明也善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編戊戌二十有九年秋王賜秦伯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初秦用由余謀

伐戎蓋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賀之故有是命

編衛侯使甯俞聘于魯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人私問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

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伯濟河焚舟

在西安府澄城縣

左丘明曰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

明也善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編戊戌二十有九年秋王賜秦伯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初秦用由余謀

伐戎蓋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賀之故有是命

編衛侯使甯俞聘于魯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人私問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

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密命不辭

經已亥三十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舍且謂○三月使召伯如魯會葬

三子皆秦之良

經唐子三十有一年夏秦伯任好卒子瑩嗣是為康公葬秦伯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作黃鳥之詩以哀之

經壬寅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立

名壬臣襄王之子○按謚法甄心動懼曰頃

經癸卯元年春毛伯如魯求金○二月辛丑葬襄王○編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會葬

臣來會葬

**金仁山曰**

已葬矣

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於是行求金之使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魯固不恪而頃王為

經乙巳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於鹹今大名府開州東南有鹹城○編獲長狄

三人僑如焚如榮如

經丙午四年冬十二月趙盾言于晉侯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

魏壽餘優士會之足

中行桓子請復賈季卻成子請復隨會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及秦獲士會之足于朝壽餘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秦伯曰君晉人背其言吾歸爾孥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勿

繞朝贈士會以策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

編丁未五年夏五月邾文公卒公名子纓音嗣初文公上遷于遷于山名在兗州府

邾史曰利於民邾子曰苟利於民狐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命在養民

民既利矣狐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

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古莫如之遂遷于經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

邾文公知命

命 經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立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按謚法忠心大度曰匡

**編**已酉元年齊侯侵魯遂伐曹入其郛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經**王子四年秋莒太子僕弑其君庶其○**編**以寶至來奔納諸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對曰先大夫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今莒僕弑君父而竊寶玉則為凶德是以去之

**紀**癸丑五年夏齊侯魯侯會于平川地名在泰安州新泰縣以定公位齊人取魯濟

**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編**甲寅六年春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地名在歸德府寧陵

縣宋師敗績初華元殺羊食士其御手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輿入鄭師故敗

趙盾不忘恭敬

**經**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編**迎襄公弟甲襲于周立之是為初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肺熊蹯不孰殺之置諸甂使婦人載以過朝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後公又飲盾酒伏甲將殺之靈輒免之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

**袁**了凡曰宋人弑昭公趙盾請師伐之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宋人弑君是反天地而為斯賊也盾於是能奉天討矣異時得罪出奔而宗人穿弑君靈公盾反國無討焉如伐宋之義何或曰夷臯之立靈公蓋疑盾也盾故為宋之伐以見義而又知公之終弗予也則又乘



時假手於賊而曰弑君者我何知焉彼矣哉夫爲氏之賊不曰羽父斃高貴卿公者賈充成濟歟唐昭公之弑錫山之爲也然則桃園之逆穿之手盾之心與後日下宮之役趙氏之宗幾亾炊火焉蔑君臣而反天地報亦烈矣哉

紀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按蓋法安民法古曰定

編乙卯元年楚莊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世始僭稱王厲王暴虐亦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微弱遂僭號稱王已而伐陸渾之戎今河南府嵩縣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逼周取其鼎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重輕未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

紀庚申六年冬十月王使單子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節見而雨畢天根之闕

如陳必亾何

見寒露見于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見而噴霜火見而清風戒

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九月而除道水涸十月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

噴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

時儆曰收而場功待切而畚音木土而上之器也營星名小室星名小之中土

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

也今陳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

之教也其能父乎

紀壬戌八年夏四月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初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

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旣射殺之

二子奔楚王與行父皆淫于徵舒之母夏氏故指徵舒爲似父

編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

門子家皆侈季子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

賢大夫批

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二子侈侈則不恤置置而不恤憂必及之亡之道也

編癸亥九年冬十月楚子以陳今開封府陳州亂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時

叔諫曰徵舒弑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

召諸侯而以貪歸之不可楚子曰善乃封陳

編甲子十年春楚莊王伐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楚大敗晉師于邲地名在鄭州

初晉荀林父及河間鄭與楚平欲還先穀不可遂濟師及敗林父請死

晉侯欲許之士會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于明復其位

胡一桂曰五霸迭興始於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

文功在王室泰穆定晉君至再已而伐晉伐戎以成霸業未乃收其賢臣以從死其不得為諸侯盟上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廩周而問

林父社稷之衛

鼎已而伐鄭伐陳伐宋始無虛日宋襄智畧不如桓文強暴不如晉楚而興師乃不禽三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宋師之戚孟之會見辱於楚泓之戰卒殞其軀皆自取也五霸莫如桓文然管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夫子已嘗言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不能免小器之訛以其徒知挾天子以令諸侯區區為霸齊之舉而非有尊王明義之誠心其器量不足稱也不然管仲死桓公幾何至五公子爭立天下遂不復宗齊乎

編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初趙夙事晉夙生成子襄襄生宣子盾人

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朔娶

晉成公姊屠岸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既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天人

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無聲已脫朔客程

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疆

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居趙氏

立孤與死程嬰立趙

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趙氏與孤乃反在嬰卒與俱匿山中  
名曰武

經丁卯十有三年秋魯初稅畝

經辛未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十六井為丘甲甲士也丘甲自為甲也休少而從征多

經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編初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背盟而欺大國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

聽遂伐之敗績于徐吾民

經王申十有八年夏四月衛孫良夫及齊戰于新築地名在齊輝府敗績○經新

築人仲叔于奚救之良夫是以免衛賞之邑辭請曲音繁音纓以朝許

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

政亡則國家從之

編六月晉卻克以齊侯侵逼魯衛遂請于晉侯帥師伐齊以救魯衛大戰

于奚請曲縣繁纓名器不可假人

于鞍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施無底甗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

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子必質其母是以不

率令也詩曰我疆我里南東其畝今子欲盡東其畝惟子戎車是利是反

先王也何以為盟主不許魯衛諫曰齊疾我矣晉人許之使齊人歸魯汶

陽之田乃還

經癸酉十有九年秋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以求智瑩楚子許之送智瑩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寡臣得歸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

師以備封疆雖遇執事其敢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

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遣之

經乙亥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王崩子夷立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按謚法平易不贊曰簡

紀丙子元年春伊洛之戎侵宋

夏四月晉遷都於新田謂之絳今平陽翼城縣以絳為故絳今絳州絳縣

編冬吳壽夢來朝適楚觀諸侯禮樂晉成公會于鍾離問周公禮樂成公

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狐在蠻夷徒以椎髻為

事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嗚呼哉禮也

經丁丑二年春吳伐鄭國名今直隸海州秋八月吳入邕來楚蜀國今直隸壽州○紀先

是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甚美莊王欲娶之申公巫臣諫止

之楚令尹子反亦欲取之巫臣又諫子反亦不敢取夏姬鄭女也楚子使

之歸鄭巫臣奉命聘齊遂過鄭取之以奔晉子反以為賈也遂族巫臣之

家巫臣怨楚晉楚世為讎敵巫臣請於晉侯乞使吳通吳于晉合力以牽

制楚師巫臣乃教吳車戰使之伐楚楚於是始疲於奔命

紀戊寅三年秋七月王使召伯錫魯侯命

周使召伯錫魯侯命

巫臣通吳于晉

于晉

于晉

于晉

于晉

于晉

于晉

于晉

于晉

于晉

于晉

胡安國曰諸侯獨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敬王敵王所愾也何為而賜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編己卯四年晉侯與諸侯盟于蒲今平陽府蒲縣初晉侯使韓穿于豎言汶湯之

田歸于齊季文子餞之問曰大國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

歸諸敝邑今命歸諸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霸王將德之以而二三之行

父懼晉之失諸侯也為歸汶田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故有是會

紀冬十一月晉侯歸楚鍾儀于楚初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召

問其族曰伶人也問能樂曰先君之職官也與之琴操南音公問楚子曰

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夕于側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仁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信也稱太子無私忠也

名其二卿尊君敏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公乃重為之禮而歸之

紀庚辰五年秋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

韓厥請立趙後

程嬰下報  
宣孟

談笑當衷  
甲之友

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

子臧守節

矣乃立武而反其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  
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  
杵臼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  
**呂祖謙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及宋  
其勇勇者  
義也  
編癸未八年秋七月成肅公卒于**瑕**初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肅公  
受服于社不敬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久乎至是卒  
**細**乙酉十年春三月晉侯會盟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  
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  
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編**丙戌十有一年夏六月鄭叛晉即楚晉欒書奉厲公伐鄭楚來救晉與

惟聖人能  
內外無事

外寧必有  
內憂

釋楚以為  
外懼

晉鄭陵  
之勝何如

楚遇于鄢陵

諸將請從之

范文子獨不欲戰

曰唯聖人能

內外無事

外寧必有

內憂

釋楚以為

外懼

晉鄭陵

之勝何如

楚遇于鄢陵

諸將請從之

范文子獨不欲戰

曰唯聖人能

內外無事

楚遇于鄢陵鄢陵在鄧州府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曰唯聖人能內外無事  
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欒書卻至不從遂戰大  
敗楚師射楚子中目楚子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  
館三日穀楚殺子反遂退師  
**蘇軾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  
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  
戰死來書中行履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  
**細**秋魯侯會晉人伐鄭晉人執欒季孫行父初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  
季孟及公待于壞墮僑如使告卻擘曰魯有季孟猶晉有欒范請止行父  
而殺之我斃茂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人遂執行父公使子叔嬰齊請之  
卻擘弗從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子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信也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  
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歸之僑如奔齊

范文子請  
婦行父

晉民之長

紀丁亥十有二年諸侯會伐鄭盟于柯陵晉侯見單襄公言及晉難及卻  
擊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君何患焉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  
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雖  
齊國子亦將不免今君偪于晉而隣于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經冬十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編戊子十有三年春正月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晉人逆公孫周于  
京師立之是為悼公初范文子反自鄆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祝我使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已而文子卒三郤為長魚矯所殺書與偃執公使程滑弒之葬于靈東門  
之外悼公年方十四而甚賢明命百官施舍已責違鯨寡振廢滯匡困乏  
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矣節器用時用民使魏魴魏頡趙武為卿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旅不逼師民無謗言

所以能復霸業

紀己丑十有四年秋九月壬寅子泄心立

靈王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髭

編庚寅元年晉晉登帥諸侯大夫會于戚地名在開州遂城虎牢關名在開封府滎陽縣

從孟獻子之請也

丁奉曰按春秋仲孫蔑會晉荀躒等九國大夫於戚遂城虎牢蓋以鄭

城虎牢而不係於鄭以責鄭之不

編壬辰三年冬無終今順天府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

皮以和我晉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鄭來和將

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因陳和戎有五利戎狄薦居貴賈易土土可

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震動諸侯

威懷三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魏絳陳和戎五利

九國盟甫

周書正二卷

五三

邇安五也晉侯悅使魏絳盟諸戎賈音古

邇丙申七年夏鄭人侵蔡獲公子燮○紀鄭人皆喜子產獨曰小國無文

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弗得

寧矣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

駟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乃及楚平使

告子晉知武子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

之所欲也誰敢違命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歸丁酉八年冬十二月晉侯與諸侯盟于戲地名在內黃縣鄭服也晉侯歸謀所

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尚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

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經已亥十年春正月晉作三軍

晉侯息民

三駕而楚不能爭

魏絳許樂

晉侯安樂思終何如

春秋美蕭魚之會何如

編秋七月晉侯與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地名在開封府密縣及鄭平鄭人賂晉以

鐘鐻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

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成之仁以

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絳於

是始有金石之樂

胡安國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

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唐子十有一年秋九月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

國何如  
李札願附  
子威之義

季子三以  
吳謙

季子為太  
伯之讓

季札之才  
近伯夷

次餘祭次餘味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後讓札謝曰  
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  
餘祭立及餘味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  
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今常州府故號延陵季子

獨孤及曰

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  
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  
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幾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于  
夫差陵夷不及二代而吳滅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  
生之

邵堯夫曰

季札之材  
近伯夷  
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味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  
能之夷味沒而猶讓則非中人之所能也彼見夫與之俗很戾而好戰日  
尋楚之于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彼悍忍語之資左右焉其人  
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聞而不能以義割

王世貞曰

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若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  
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味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  
能之夷味沒而猶讓則非中人之所能也彼見夫與之俗很戾而好戰日  
尋楚之于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彼悍忍語之資左右焉其人  
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聞而不能以義割

紀辛丑十有二年夏晉作三軍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使韓起將上

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起起願上武君其聽之于是荀偃將

中軍士句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

是以太和

編壬寅十有三年夏四月晉荀偃會諸侯伐秦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

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欒黶滅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以為知

言

經衛侯出奔齊○編衛人立公孫剽晉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

秦伯以為  
知言

晉國之民  
是以太和



君神之望  
而民之望

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至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賈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

世昨太師  
以表東海

秋王使劉子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纂乃祖考無  
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丙午十有七年秋齊侯伐魯冬十月晉侯會諸侯同圍齊齊師夜遁師  
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荀偃曰有斑馬之聲齊師其  
遁叔向告諸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從齊師夙河衛殿殖綽郭最曰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

經已酉二十年秋晉欒盈出奔楚○編范宣子殺盈之黨罕舌虎等囚伯

初美不見  
叔向社稷  
之固

華叔向于是初美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  
有焉社稷之固也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諸公而免之奚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編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初周命微子啟為殷後國于宋其  
弟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  
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  
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蓋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  
金父金父生墨夷墨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問三女曰  
卿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  
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小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  
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

以祈焉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山名在曲阜縣

**紀**辛庚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穀洛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

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實澤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

虞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

而飾之無乃不可乎是飾亂而佐鬪也王卒雍之

**經**壬子二十有三年春魯叔孫豹如晉編范士句逆之問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豹曰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

謂不朽若保姓受氏世不絕嗣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編**癸丑二十有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光立其弟杵臼初齊棠公死

崔杼吊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故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

歸門啟而入枕公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經**甲寅二十有五年春二月衛甯喜弑其君剽編初獻公使與喜言曰

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遽伯玉對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太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

耦况置君不定乎九世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衛侯衍復歸于衛

**編**乙卯二十有六年秋七月鄭伯享趙武于垂隴地名在滎陽縣子展伯有子西

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武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卒享武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其

能久乎餘皆數世之王子展其後亡者也

**紀**丙辰二十有七年冬十二月甲寅王崩子貴立

叔孫豹論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

崔氏不能奪太史之簡南史執簡以往

請賦以觀七子之志

景王

名貴靈王之子○按蓋法義而齊聖曰景

吳子使札來聘

君子務在擇人

季子請觀周樂

編丁巳元年夏五月吳使季子聘于魯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魯人為奏六代之樂六代樂謂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大韶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遂聘于齊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識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緡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免于難過徐國名今直隸邳州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而許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

季子解劍懸墓

鄭使公孫僑為政

編戊午二年冬十月鄭使公孫僑即子產也為政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備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與人誦子產

然明請毀鄉校子產不毀鄉校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便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然明請毀鄉校

子產不毀鄉校

然明信子產可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不可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往而學焉夫亦愈

子產不使  
正可為也

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既多乎僑聞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害于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  
是以能為鄭國

子皮委政  
子產

子產對士  
文伯

已未三年秋九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  
垣而納車馬焉晉士文伯讓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  
輸幣亦不敢暴露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使謝不敏晉侯  
見鄭伯有加禮厚其燕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  
辭諸侯賴之

子產有辭  
諸侯賴

編庚申四年春晉侯會諸侯于魏王子劉子勞趙武于頹地名在河南

功

于羅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子盍遠繼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且懼  
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為晉正  
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晉使韓宣  
子來聘  
周禮盡在  
魯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周叔曼論  
齊晉何如

編壬戌六年春鄭游吉如晉齊曼嬰如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其何如曼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其愛之  
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  
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曼  
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盍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盍又無子公室無度  
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問子產作丘賦何如

為善者不改其度

君子作法於涼

叔向貽書子產

子產鑄刑書以救世

編癸亥七年秋七月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萬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敎猶會作法於貪敎將若之何

編乙丑九年春鄭人鑄刑書晉叔向貽子產書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漁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也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編丙寅十年春楚子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辛尹無宇之闈人馬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無宇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天有十日甲至人

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無乃不可乎楚子赦之

編戊辰十有二年春二月王使詹桓伯如晉晉使趙成來致閻田初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有冠冕水木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成如周吊且致閻田反潁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編己巳十有三年秋七月魯以孔子為委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公以鯉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貺故名鯉而字伯魚

靈王十有四年夏四月楚子虔在申今南陽府召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蔡侯醉執而殺之公子棄疾帥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楚子使棄疾為蔡公問于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徒吊君所知也

經辛未十有五年冬十月楚子伐徐乾谿地名在鳳陽府亳州右尹子革

夕見楚子與之語其言如響楚子入祈父謂之曰子楚國之望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何對曰摩厲以須吾亦將斬矣楚子出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倚相良史  
是能讀墳  
曲不丘

子幸述祈  
招之詩

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楫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經壬申十有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乾谿地名在鳳陽府亳州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名曰能居使子旗為令尹封陳蔡復遷邑致

群賂施舍寬民有罪舉職

經丙子二十年秋鄭子朝于魯昭子問曰少皞氏以為名官何故也

對曰吾祖也昔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

名仲尼聞之見于剡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猶信

經冬有星孛于大辰宿名西及漢鄭裨龜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孔子學官  
于郟子

曰火若我用瓊瑋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子產不用  
禪龜之言

○編鄭禪龜曰不用吾言鄭又

禪龜焉知  
天道

將火鄭人將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將亡可以

**胡宏曰**

禪龜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  
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  
先人事而  
後言命也

單穆公諫  
鑄大錢

○編多王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

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今主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置乎若置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

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毋乃不可乎王弗聽

○編戊寅二十有二年冬楚放世子建于城父初楚子在蔡生子建及即位

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譖之曰建可室矣為之聘于秦無極遊說勸楚子

自取之無極又言于楚子曰晉之伯邲子諸君而楚僻陋故弗能與之爭

若大城城父而直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故建出居

城父地名在  
荊州府

○編己卯二十有三年春孔子適周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

孔丘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  
嘉為宋華督所殺其祖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  
宋愨公長子厉

公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一命受職再命受爵故鼎銘  
受服三命受爵皆恭敬貌

云一命而僂音曲頭再命而偃音區上三命而俯音區下然區其於僂俯甚於區故

曰滋循牆而走音曲頭安行亦莫敢余侮音區上三命而俯音區下然區其於僂俯甚於區故

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

乎及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孔子俱至周問禮於老

聃訪樂於長弘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

三命滋益  
恭

明德者其  
後必有達  
人

孔子問禮  
於老聃

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

紀老子楚苦縣當作芒州人也李姓其丑道遙李樹下而生因姓李名耳字伯陽又曰聃為

周守藏史書室孔子至周而問禮於老子告之曰良賈音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編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負音奔吳初費

無極言建與奢將叛楚子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建未至使遣之建奔

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于子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命臣

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楚子赦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

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尚謂負曰吾知不逮

吾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從智也知死不避

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

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家為戮而欲反其仇

不可負知光有他志乃見專諸而耕於鄙

編冬十二月鄭大夫公孫僑卒初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

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

編庚辰二十有四年春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

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

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大小器用于是乎出今王作鍾聽之弗及

比之不度鍾磬不可以知辭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將焉用之王不

聽終鑄之

盛德容貌若愚

老子猶龍

司馬奮揚遣子建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問子產寬猛之論何如

子產古之遺愛

單穆公諫鑄大鍾



紀辛丑二十五年夏四月乙丑王崩子猛立六月癸丑王室亂先是太子聖卒王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會崩單子劉子立王次子猛為王子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帥要饑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地名在河南南單子奉子猛於莊宮子朝之徒宿使人取猛以歸單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追單子晉人帥師納王猛于王城猛卒諸大夫奉王猛毋弟焉為王

敬王名丐景王子也諸大夫立為王子朝尚據王城王不得入晉師與諸大夫攻之○按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紀壬午元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地名在河南府洛水非即成周也大夫尹氏立子朝為王單子劉子與晉師攻之未克

紀八月乙未地震○編丁酉南宮極震食弘謂劉文公曰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子朝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編癸未二年春正月王在狄泉二月子朝帥師出攻諸邑皆克

編三月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王城非門而問于介衆子朝曲乃辭子朝不納其使

紀夏五月鄭伯如晉子太叔相去聲見范獻子問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蔡不恤其繆而憂宗國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動擾貌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子其早圖之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紀甲申三年秋九月魯侯出奔齊次于陽州地名在齊魯境上○編初昭公聽邱

昭伯公若之言欲去季平子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勸公許之邱孫曰必殺之孟懿子叔孫氏帥徒以救季氏伐公徒公遂孫于齊

紀冬十一月孔子自魯適齊初魯昭公出奔魯亂孔子于是適齊為高昭

禮以救民之

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時齊旱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與馳道不脩所以幣玉祀以下牲此賢君有貶以救民之禮也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四年冬十月晉師及劉單之師進攻子朝克之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出奔楚王入于王城

編丙戌五年夏吳子因楚喪使公子掩餘燭庸圍潛地名在廬州府廣江縣楚師救

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專諸使弑之季子聘于上國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神無廢王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乃復命哭奠復位而待

丁亥六年春魯侯如晉次于乾侯今廣平府成安縣紀子家羈曰有求于人

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

而後逆之

吳為三師以肄楚

己丑八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紀吳子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罷既罷然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吳子從之楚始病

史墨論歲星在越

辛卯十年夏吳伐越○編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星也時歲在星紀星紀越之分野而吳代之必受其凶

冬十二月己未魯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是為定公

乙未十有四年冬十一月蔡侯以吳子及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鄧○唐長吳入鄧○編初蔡侯朝楚楚令尹囊瓦不加禮而求賂蔡侯怨之以其子為質於吳乞師伐楚於是吳子闔閭與蔡侯唐侯伐楚

囊瓦德之三戰囊瓦知不可欲奔再戰又敗囊瓦奔鄧吳師五戰及鄧楚子出奔于隨吳人入鄧處于其宮

復楚復楚

包胥如秦

包胥如秦  
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於庭墻而哭日不絕飲食不入口者七日秦哀公謂之賦無衣取與子同乃為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遂敗吳師吳師乃歸楚子復國賞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无子旗其父為諸遂逃賞

程敏政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當權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雖廢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負復仇是也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侈忠良有臣如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鄧而鞭其也願負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鄧而鞭其

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讐復耻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使負當入鄧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退處於深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其志不足及此反以譏見禍于他人之手也

楊循吉曰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

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不知恒人殺其父兄則讐也而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讐也故于父兄也君疑及之則讐也蓋終身自匿不敢有怨言焉吳楚世讐也子胥逃也君疑及之則讐也蓋終身自匿不敢有怨言焉吳楚世讐也子胥焉於吳似忠而詐於楚似孝而逆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父兄之死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兵入鄧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况均之常為之臣者乎雖然子胥于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哉

袁煒曰子胥復父兄之讐至於覆國鞭屍蘇子深是之反駁揚雄罪負

王之昏奉楚建而立之以為不然而方晉之亡吳也即藉力問罪于楚廢平事可也夫不知出此退而耕於野五年平王已死無極之於市乃退與而臣欲報者已無可報矣君子於此亦委之於天可也乃殺吳入鄧鞭屍逐昭以快其復讐之志其為楚之辱有不可勝言者觀其謝申包胥曰吾日窮途遠而倒行而逆施之斯言也吾知子胥之意有不獲已焉耳矣



紀辛丑二十年春魯以孔子為大司寇初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

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

之不臣已乃遂相魯侯會齊侯于夾谷山名在濟南府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請具左右司馬掌兵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旄劍

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和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

景公心忤麾之使退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

進曰匹夫熒惑感亂也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

懼歸謫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

齊人乃歸所侵魯音韻今汶陽上縣龜陰地名在龜之田以謝魯

編癸卯二十有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

孔子墮三都

子為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

編甲辰二十有三年冬魯以孔子攝相事孔子為相攝朝七日而誅亂政

大夫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

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

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

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

邪營眾疆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

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央

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編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嘗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

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公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

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七子異世同心

孔子誅少正卯問少正卯五惡何如

羊

羔羊不飾

價賣羔羊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捨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居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進乎於是選齊國中美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匹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三月政成

化行

聖者得民之難

無私音

劉恕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誦之曰子產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善惡與於愛憎之口毀譽出於彼儉之吏非至當論也

大差立誓

越為越所敗重創而死其子夫差立誓以復讐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音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經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音○編初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

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

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

子奔宋盡逐其黨

經丙午二十有五年春孔子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

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河目而其項似皋

陶其肩類子產其要音以下不及禹三寸鬣意不得若喪家之狗適陳主

司城貞子家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賈鳴犢舜華殺死臨河歎

孔子臨河  
與歎  
賢大夫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二子

晉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用此兩人而後從政今得志乃殺之君子

惡傷其類故余云然遂反於衛復如陳

紀丁未二十有六年春吳夫差伐越報搗也敗越于天椒山名在常州府武

遂入越越勾踐既敗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山名在紹興使大夫種因吳

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

如蓋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敵於是

予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

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

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沼淪也

伍員諫許  
越成  
樹德莫如  
滋

**孫應龍曰**

世之論者每不滿于會稽之事以君子不忍辱以立名烈士社稷正也寧能束手為人廝役至二十年之久乎使勾踐不幸而死于十九年之前則種蠡為無謀矣噫是不然天下之事亦天下之人為之

耳少康之不失舊物以舊臣靡也當其居澆及豷之間其不死僅如髮而卒祀夏配天延祚四百神聖之後賴以復綱令勾踐不勝憤忿以五千甲卒觸戰而死則不足以損吳人之毫毛祇以斷於越之命味折神禹之血祀猶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此種蠡之所以其心事仇而不悔也卒之子胥浮于鴻夷幸而迷于斯路主心驕于潢池卒銳盡于齊楚骨肉戕于爭王而吾以江東子弟一舉而感之姑蘇之山禹穴爭光江濤鼓氣天子致朕諸侯推伯向其盛也向使其死于會稽與草木同朽腐耳又安能揚眉一時吐氣東南而照耀千古為不羈之士所喜談而樂道之也哉然則是會稽之棧也其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矣

編戊申二十七年夏四月衛靈公卒公名元蒯瞶之子輒立初公欲立公子

鄆鄆辭及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

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金履祥曰**人皆以鄆辭國讓亂為賢者之過余嘗思鄆既支庶而外蒯

辭也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恐立於夫人之手為其所制而事不可為况正犯蒯瞶之所必爭乎此鄆之所以為賢也

紀壬子三十一年春孔子自蔡如葉南府反於蔡楚子使人聘之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孔子曰壽云匪兇匪虎

公子鄆辭

夫子道大

莫能容  
不谷然後  
見君子

子西沮孔  
子何如

孔丘述三  
王之法

樊遲請三  
刺而諭

冉有請從  
之三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  
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楚子與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  
七百里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  
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  
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  
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  
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楚子乃止秋孔子自楚反于衛  
經三十有二年夏魯侯會吳于郟編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  
之有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疾于我乃與之  
編丁巳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  
郟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文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郟齊師自移

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刺而諭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已而右師奔齊人從  
之林不狃戰死齊人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是役也冉有用矛于  
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經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交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編初吳將伐齊越勾踐率眾以朝且有饋賂吳人喜獨子胥  
懼曰是豢吳也切諫不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吳子聞

之賜之屬鏹名劍以死將死曰快吾目懸之東門以觀越師之入也吳子浮  
之江清今濟南府肥城縣

經冬孔子自衛反魯初季康子問于冉有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  
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遂以幣迎之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

自唐虞始於下至秦繆終于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笙詩六篇皆絃歌

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讀易章皮貫也編貫三絕古者竹為簡貫之熟皮至  
於三次斷絕言讀易之勤

刪古詩為  
三百五篇

禮樂自此  
可述

章編三絕



也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

仲尼不對田賦

編戊午三十有七年魯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不對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且子季

孫若欲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不聽卒用田賦

細已未三十有八年夏吳夫差與晉侯相會於黃池爭長吳人曰於周室

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晉司馬寅曰夷德輕請待之乃與之先於

越入吳吳及越平

西狩獲麟 經庚申三十有九年春西狩獲麟 魯人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

鉏商獲麟見其鬻爵也而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麟仁獸也而有王者則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于是

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 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絕筆

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

吳晉爭長

西狩獲麟

因魯史而

作春秋

游夏不能

贊一辭

問孔子高

弟身通六

藝者七十

二人何如

有二人

言義 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端木賜 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尚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 期梁鸛琴牢冉孺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誠公祖茲 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蒧褒駟赤冉季石處左邱狄黑商澤任常鄭國樂 頽顏之僕孔忠漆雕多容箴顏相

言馬遷曰 六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 所以皆失其本已故臣弑君父非一且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而有讓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其構為人君父而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構為人君父而不可以 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知其義則必陷篡弑 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

程頤曰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 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

夏六月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時已致仕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藉賦曰 哀公患三桓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 子之志也子而伐齊既克陳氏則魯公室日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 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 庸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 然則孔子之憂顧在於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大義炳如 日星

撥亂反正 莫近於春 有國者不 可以不知 春秋

仲尼不對 田賦

也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

編戊午三十有七年魯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不對私謂冉有曰君子

之行也度於禮施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且子季

孫若欲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不聽卒用田賦

細已未三十有八年夏吳夫差與晉侯相會於黃池爭長吳人曰於周室

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晉司馬寅曰夷德輕請待之乃與之先於

越入吳吳及越平

西狩獲麟 經庚申三十有九年春西狩獲麟 魯人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

鉏商獲麟見其鬻爵也而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麟仁獸也而有王者則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于是

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 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絕筆

君有待民  
君有君人  
之言三

編辛丑四十年夏五月癸惑火守心宿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君人之言三癸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編壬戌四十有一年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地名在開州入于衛衛靈公聞亂使

子殆死衛

告子殆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子殆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殆入公孫敢止無入子殆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乃入世子聞之懼其臣石乞孟魘以戈擊子殆斷纓冠系之F重者子殆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

編夏四月乙丑孔子卒于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勅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筮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子魯乎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劉恕曰范熾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詞冢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

編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貞于高府地名在江陵縣陳入

侵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初沈諸梁聞亂而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父也治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

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以攻勝勝奔而縊

編乙丑四十四年春越侵楚楚追越師至冥一名平清關在信陽州不及乃還秋楚

伐東吳

編王崩子仁立

元王名仁敬王之子○恢謚法行仁說民曰元

編丙寅元年春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地名在燕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欲歸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編丁卯二年春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初越圍吳無恤降于喪食乃使隆

告于吳子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又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私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

人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

為君子對曰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吳子曰宜哉

編戊辰三年越伐吳滅之初越句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

于吳吳王許之句踐及國乃苦心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即嘗膽

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吊死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

乃以伐吳吳王敗棲于姑蘓山名在蘇州府吳使人行成請曰孤臣異日得罪于

史黯得為君子

越王卧新嘗膽

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

會稽之赦罪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夫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吳王乃自殺夫差將

死曰使死者若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負也勾踐既敗吳乃

以兵北渡淮名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即彭國今禹直隸致貢于周王乃使人賜

昨命為伯諸侯畢賀

陳傅良曰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之資至於摧敗棄劍之餘

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故善謀者尤欲得之昔勾踐之喪

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次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棲所以餌

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之以參吳而飽其欲故

舉而廢之范蠡之蓄此久矣

細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初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

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遊五湖

大名誰以久居

周元王三年

周元王三年

范蠡乘舟五湖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

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

歸相印盡散其財間行止于陶今兗州府定陶縣又謂之陶朱公蠡去遺大夫種

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不可

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人或譖種且作亂越王賜之劍使自殺

楊雄曰或問子胥蠡種孰賢余應之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人即鞭屍

山棲俾其君誦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斃吳賢皆不足仰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蘓轍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

謂賢哉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

哀九曰陶朱公逃貴得富謂貴足以殺身也孰知富之亦足以殺

於損益屈伸之數蠡智乃不逮一婦人矣貞定王名介元王之子按謚法清

紀壬申七年冬十月王崩子介立

齊師敗績

編魯哀公欲以越討三桓不克遂遜于邾邾國名今兗州府邾縣乃如越秋國人迎哀

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編癸未十一年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卿六卿疆

而專權晉侯卑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

地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及攻其君晉侯奔齊

紀晉荀瑤滅夙繇狄國也戰國策作公由初智伯欲滅夙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

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

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不聽赤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

用遠身可也遂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

紀戊子十六年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完得罪於陳而奔齊齊桓公使為

田

如石之後向

齊政歸田  
氏  
田氏好施  
得民

工正陳燻之後也武王封於陳為諸侯完奔齊更姓田子孫盛多其後齊  
亂公室卑弱諸大夫自相爭奪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貸於民而以  
公量收之家量大斗公量小斗民皆戴之國內多篡弑立君皆由田氏有田恒者弑  
齊簡公恒之子盤號襄子為齊相至是與二晉韓趙魏也通使盡以其兄弟宗  
人為都邑大夫

襄子方食  
有憂色

趙無恤使稚姓也狗名也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二邑名也遽傳也人來告襄子方  
食而有憂色待者曰狗之事大矣謂勝也而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  
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  
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有道之主  
能持勝

呂祖謙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也惟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袁了凡曰

傳稱襄子下二城而憂孔子以襄子為善持勝子以為此非孔子之言也其言是也其所為言非也夫襄子之言豈其衷且將盡有翟也豈特二城而遂憂亡哉

紀丁酉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今慶陽府虜其王韓魏兵伐伊洛陰戎遺

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紀庚子二十有八年春王崩于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去疾而自立是為  
思王秋八月少弟嵬殺叔而自立

考王名嵬貞定王少子

編辛丑元年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官職桓公卒子威公

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縣名屬河南府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紀甲辰四年晉幽公立韓虔趙無恤魏駒三家強盛晉侯反朝之止有絳

曲沃二邑餘皆入於韓趙魏

紀乙卯十有六年王崩于午立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

編丙辰元年晉趙無恤卒以兄伯魯之孫浣為後獻子徙治中牟縣名屬開封府無

恤之弟嘉遂浣而自立於代太原名屬

紀王申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魯侯穆公也

編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休相魯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去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袁了凡曰仲舒云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妻齊也怒則諭其妻使輟機投杼可矣且出何當焉夫不欲以食祿奪紅女之利乎循吏傳儀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意即家有織布婦而休遣去之耳非其妻也如妻則若之何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織者非與夫休其蚕績而可與不曰貴而能勤與不曰勞則思善與夫道豈一端而已也

編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金仁山曰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終於趙魏之滅智伯而通鑑始於魏韓趙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附於二十三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承接春秋曰通鑑表之名例於春秋為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三意並行

鼎錄趙田九袁先生編魯侯至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三

宋 涼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黃 編纂

澧陽 余象斗 刊行

明

○周紀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鑑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春秋之世晉有范韓魏趙是為六卿後三家皆為韓魏趙所滅三書是初命者分晉地而有之至此始請命於天子為諸侯也

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率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榮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縷小物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君臣猶天地之不可易

初命三晉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君臣猶天地之不可易

孔子惜繁  
問孔子惜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王惜禮禮  
而與人以  
田得失何  
如  
聖人慮遠  
謹微  
圖治者憂  
未然  
君子貴於  
見幾而作  
人君亦謹  
於微  
一經垂法  
萬世  
聖人筆削  
之音微

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盡於斯矣左傳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賞之以邑辭請繁縷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繁縷馬飾皆諸侯之服也繁今馬下帶也縷當胸以削革爲之

**胡致堂曰**

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息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水堅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巳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慮禍亂也不苟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頻笑不苟誰敢驕假八柄在巳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温之類接迹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哉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謹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尹起莘曰**

魯在桓公則王不稱天在成公則天王稱子至於小白葵丘之會重耳踐土之盟雖嘗使宰孔賜胙及尹氏策命然皆不見於經夫在內則書以示譏在外則削而不錄聖人筆削之音其嚴若此今晉之

三家弁髦其君瓜分其國考之遷史初未嘗有請命於周之語夫謂而見許先儒猶謂天子之自壞禮况實未嘗請而天子自命之乎綱目於此文無損益然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簡託始隱公之意云爾又按綱目書此所以正綱常之本示人道之端爲萬代之深戒者也通鑑取爲篇首深以孔子名分爲言故我昔神祖謂王制自此而盡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蓋深察司馬氏之用心也夫王澤之折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君子知是書首此不徒以著禮制之失亦所以著古今世道更變之端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美尖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趙簡子立  
無恤  
書訓戒二  
簡以授二  
子

**申瑾泉曰**

晉趙二家之存亡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  
舍宵立瑾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雖然瑾雖不  
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鞅之服未除即以銅科擊殺代  
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忍之極  
也瑾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  
如曹操幸而成不仁則一也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簡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古郡名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為繭絲乎繭音減抑

**為保障乎**

繭絲者指賦稅而言保障者指藩籬而言尹鐸

**尹鐸損其戶數**

損戶數則稅賦輕之曰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少重之曰多**

輕之曰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胡致堂曰**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  
為天下者乎  
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脫身而得免况

**羅康洲曰**

田文之志在於惠民而馮驩能成焚券之舉魯桓之志移於  
女樂而仲尼不能成攝相之功尹鐸受晉陽之命而未知簡  
子仁暴之心何如蓋欲探其志之所向而為已服勤之地不然則繭絲  
之不可為塗人且不待問而知而尹鐸昧是乎哉後姚崇以十事要說  
亦此意也

規君子勤小物故無大患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

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至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

敢與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王上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

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蚘音和含蟻蜂萬處也皆能害人况君相

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悞不

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

則我得免於患以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

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車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

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

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邑萬家又求蔡皇狼之地於趙襄

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阜狼地名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皇狼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

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按辭經音辨趨向曰走下同從者曰長子近長子古邑名漢置

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滿廢反勞也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

段規任章請割地

九圖蓋甫



者曰邯鄲之倉廩實邯鄲音寒丹古邑名秦置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屬附尹鐸之所寬也

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浸當作沒度

沈竈產鼃沈音沉鼃音民無叛意却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

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

悛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見音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

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

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蓋滅智氏之族唯輔果

在按戰國策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智伯之且反也韓魏

利於前皆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計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

使君疑二主之心而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

惜之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

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温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

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夫聰察疆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

而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

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

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

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

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以

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

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唐荆川曰**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

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復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

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寧以國斃不能從也與地所以

驕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寧以國斃不能從也與地所以

九周盤甫

司成

州

智伯才勝  
德  
才德兼全  
謂之聖人

乳狗翼虎

沈竈產鼃

二子有憂  
色

人者還自中而不知耶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飲音蔭。便器蓋似之。或謂飲酒器。但死骨凶穢。又惡人頭。豈俎豆所宜乎。

**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室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密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

**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腫若癩。然故讓漆身以變其容。吞炭為啞。變其音。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其妻不識。其心何為。其友與之。志同交。久知其報仇也。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惟趙氏最長。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

**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費委質為臣。不復出疆。載質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

**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按戰國策。襄子唱然嘆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豫讓抗節 致士 豫讓行出 乎烈士 人主使然 豫讓不忘 國上之報 豫讓無所 為而為 可為委質 事人之法

所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子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賈誼曰**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胡致堂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倚矣。富貴無所求矣。子孫無所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貞義士也」。此非特可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方正學曰**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觀斬衣三躍。而論讓有餘憾矣。國士濟國之幸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為讓者。正宜諄諄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凶。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不從。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斯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會。若是乎。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覩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

豫讓行出 乎烈士 人主使然 豫讓不忘 國上之報 豫讓無所 為而為 可為委質 事人之法

文侯師子  
夏子方  
文侯式干  
木之盧

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仁山金氏云文侯斯桓文侯以下子夏  
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盧必式軾車前橫板有所四方賢士多歸之

人君以得  
師為難  
文侯非真  
自得師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盧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段  
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乎德寡  
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魏君請相之段  
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  
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  
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胡致堂曰

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一世之  
人脩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子方  
之論則知鐘鼓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諫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有得於  
師道矣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聞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徒能師  
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文侯不失  
虞公之期

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夫又雨  
君將安之循言何文侯曰吾與虞公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  
身自罷之

而罷亦可也  
不必冒雨而躬往也  
往馬而必以雨必以躬必以群臣之  
共見是好奇也  
嗚呼好奇如此以結人心而魏斯之在三晉持為寡奪  
之首

丁南湖曰兩矣飲矣樂矣左右留之矣儼事非所急矣而欲赴虞人之  
期是亦不可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好信也信則傳令

鍾聲不比  
乎左高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中山古之狄郡也漢為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  
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  
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  
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  
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密音能管  
子方不禮  
子擊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鼓不比乎左高左方之鼓高謂昨田子方  
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言人君當明樂官擇  
也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子方不禮  
子擊

田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

子方不禮  
子擊

田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

子方不禮  
子擊

田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

子方不禮  
子擊

田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

子方不禮  
子擊

田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

驕人

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二者病則一般

皆從驕之字失

**呂東萊曰**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驕人得蓋驕之一字雖以周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為風穀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世皆從驕之字失也

成靖二子何如連視其所幸五者足以定相文侯上相子李克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也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西河春秋晉地今改太原府汾州是君內以**鄴**為憂鄴邑名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屬魏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是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三人君皆師之

傅臣進屈侯鮒符遇反傅方遇反鮒姓也名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真西山曰**

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賤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且其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但當時魯有會子衛有子思在國又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耶文侯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耶

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聖門第一流人物

問吳起殺妻求將何文侯不疑而用之歟

**魏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謂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

司馬讓直  
弗能過

克曰起貪而好色

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平又公叔之僕稱起廉節豈前貪而後廉哉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今言貪非實貪也貪榮名耳然用兵司馬讓直弗能過也讓直田完之後先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是也

司馬讓直善於用兵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音盈擔也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疽

吳起吮辛  
疽

起為吮之吮吸也謂吸其血膿也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

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旋轉回也踵足跟也謂旋踵之間死於敵言不久也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呂東萊曰

吳起殺妻求將終為魯人所譏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未嘗人問易牙易牙殺其子以進樂羊之食其子易牙之殺其子吳起之殺其妻皆是於其所厚者薄也故終為君之疑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則不設席行不騎乘是起前則貪後則廉也起非是後能廉也前之貪是貪財後之與士卒同甘苦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是移前之貪於功名上其貪則一今漁人以餌致魚非是肯捨餌也意在得魚也畢竟貪心所使也

寡子九曰

夫婦人倫之重也起以求將而殺齊妻又以織組遺度而出衛妻苟以姓名則殺而可苟以致功則出而可夫人而莫能

為之妻又孰能為之友與處哉孰能為之君與臨哉故以起之材而衛魯魏荆咸用之其功名傑然矣而其君卒猜之太臣卒害之以遂於衛而由招也

曰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臣鄭歌者捨店二人捨音撐

係二歌者名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列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

謂連曰番吾君失其姓氏常山郡有番吾縣疑即其邑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

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待以仁義烈侯道然適音攸氣

也明日欣待以舉賢使能明日越待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

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上下皆具曰襲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

唐荆川曰

人臣於君之好有以易之則能奪其所嗜而忘其初無庸區區區類舌間也烈侯好音欲與捨石以田番吾君教公仲進士公仲進之或易以仁義或易以舉賢使能或易以節財儉用則三子者固捨石之敵而對病之藥也卒之默奪自不覺向之所嗜者若有以移賢有大於三子者乎

歌者之田  
且止

公仲亦有  
進士

牛畜荀欣  
徐越皆可

鑑已卯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盜殺韓相俠累

綱甲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目韓相俠累俠音協俠姓累字名傀與濮陽濮陽縣屬嚴

仲子有惡史記作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軹音質軹縣屬河內以黃金百鎰為政母

母在未可許人

壽為去欲因以報仇殺俠累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仲

子乃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皮面謂刺其面皮抉眼謂出其

其面皮抉眼謂出其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姊瑩往哭之曰瑩音

榮是深井里屬軹聶政也以妾在故重復也自刑以絕踪妾奈何畏沒身之

誅終沒賈第之名遂死政屍傍

史遷若有深嘉樂與之意

綱目斷云聶政刺客小人直穿窗之微者爾書之為盜夫復何說嘗怪樂予之意向微君子直筆書之則千載之下必有聞風效之者矣

鑑庚寅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田和恒之曾孫也何以不書大夫見為大夫者

不當若是版逆之世也

田和求為諸侯田和求為諸侯王辰十三年齊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尹起華曰前書田和遷其君於海上繼書求為諸侯許之則當時若不君臣不臣具見之矣

鑑甲午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

庭湖在巴右彭蠡湖在彭澤縣是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東南潁濟西北距

河右秦華即西嶽秦華鄭縣有少華伊闕在其南洛陽西南六十里羊腸

在其北羊腸山故嶺西嶽為秦華也孟門孟門今石州右太行行音杭○太

在其北在太原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孟門今石州右太行行音杭○太

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丁氏曰吳起之對其得告君之正而非立國之常也吾聞守國者必設

險故為治者非修德無以守其國是德固本而所當先險亦末而不可

廢故為治者非修德無以守其國是德固本而所當先險亦末而不可

險本末俱備此立國之常也起為武侯恃山河之固而不知修德為本

守國者必設險

舟中之人皆敵國

皆敵國

守國者必設險

舟中之人皆敵國

知道者告  
君當不過  
此

故特畧其末而不重雖知道者告君當不過此爾起顧能之但遠人未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非聖人得已者起則專習兵法力闢天下而此君當道在德不在險此固武侯所不知而在德不在在是豈吳起所能達耶

吳起田文  
論功

三者皆出  
吾下

**綱**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綱**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宿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王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關東地從居之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殫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橫廣於是南平百越秦獨居之張儀相秦破關東從約使連秦之橫故曰連橫於是南平百越百越謂非一種也猶言百蠻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疆而楚之貴戚大臣多

怨吳起者

初命齊田  
和為諸侯

**綱**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綱**丁南湖曰

書齊大夫者史之舊文耳田和首遷其君綱目不與其為大夫也故改曰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綱**庚子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斌即位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書法稱人眾辭也然書殺則愈於衛鞅矣鞅書誅

**綱**丁南湖曰

吳起以修德說武侯矣茲乃以殘忍凶於楚其太史公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乎抑以殘忍進者必以殘忍也

**綱**壬寅二十三年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齊姜姓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自太公至康公九二

**綱**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

陳氏也自此以後是為田氏本

**綱**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俱酒乃靖公名家人謂居家之復共奪其滅使為廢人

**綱**丁南湖曰

韓魏趙者晉之故臣也舊史謂韓魏趙廢晉靖公而分其地則不見其為晉臣而不臣之罪隱矣故綱目改書之曰三晉

晉以晉靖公食一城至此

**綱**丁南湖曰

韓魏趙者晉之故臣也舊史謂韓魏趙廢晉靖公而分其地則不見其為晉臣而不臣之罪隱矣故綱目改書之曰三晉

見其以故臣而廢故主也

烈王名喜安王子在位七年

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

此蓋賢威王齊威王書來朝何嘉尊周也入綱目三十四

綱目斷曰周衰諸侯不朝今齊乃能朝見于周是空谷足音絕

葉伯隆曰愚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蓋當此之時諸侯雖不

何為齊威一朝而天下遠賢之乎天下賢之則諸賢亦有尊周之心可

知矣惜乎齊威有稽首下拜之虛文無天顏咫尺之實意一舉之後寥

也毀言曰至吾使人視即墨大夫語之曰即墨本萊州邑今山東自子之居即墨

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祝阿今東平自子之可

言曰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饑言曰趙攻鄆鄆音絹郟城子不

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方正學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鳥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

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

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

所賞罰焉其為却國之防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

顯王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綱目丁巳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書法前年秦兵至洛陽無忌憚孰甚

綱目斷云秦之罪不容誅周天子不能治之反賜以黼黻之服是教以

何時而

綱目已未七年秦伯卒秦獻公薨子秦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齊威來朝

天下以此賢威王

空谷足音

綱目樂與人為善之意

意

何為齊威

知矣惜乎齊威

寥無聞而諸侯

之心亦因以漸

也

也毀言曰至吾

吾左右以求助

言曰至吾使人

救衛取薛陵子

右嘗譽者於是

方正學曰

其智乎賢者

罰斯二人其

所賞罰焉其

顯王

綱目丁巳五

綱目斷云

綱目

綱目

綱目

群臣務盡其情

賜秦黼黻之服

周人妄賞之失



孝公發憤

於簡冊也

衛公孫鞅

入秦

年少有奇

公叔先君

而後臣

河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夷狄遇秦擯斥之擯棄也不得與中國

之會盟與音預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疆秦發明秦伯卒何以不名史失其名不登

於簡冊也綱目從春秋滕侯宿男之例亦及史闕文之意也

綱庚申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秦國秦孝公令國中曰賓客群

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凡裂土以封諸侯其受封各有分地於是公孫

鞅聞之公孫姓鞅名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

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中庶子官名也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默

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

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

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

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變臣

景監監去轂景監姓以求見說以富國疆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政

史記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

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聞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曰吾說公以王道

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乃說公以

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見孝公公大悅語數日不厭乃以疆國之術說君耳

綱目斷云上書彗星見西方下書鞅入秦秦自用鞅之後日肆虎狼之

然哉然則鞅乃西方之彗出而掃滅宇宙者爾綱目特筆於此蓋有深

意存乎其間也

蘇穎濱曰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

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為市于齊管仲

不受而諸侯信之鞅欺魏公子印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忌

鞅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

綱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衛鞅欲變法秦人不

悅衛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樂音洛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

其故

至德不和於俗聖人不法其故

秦以衛鞅為左庶長

衛鞅定吏法之令

緣法而治者更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譬者更  
禮不自者拘焉言贊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  
左庶長官名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五家為保十家相連  
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收司相糾發也一家  
猶管也猶管也為什五之法使之相收相管也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姦一  
一級匿姦者隱藏與降敵同罰降平聲與降服敵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率音律約數也猶言為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僇音  
差等音律約數也猶言為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僇音  
力也致粟帛多者復其身謂除免事末利工商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孥孥妻  
舉取男女收為官家奴僕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論議法也謂宗室若無軍功  
籍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名田宅臣妾  
衣服武家次名田占田也漢哀帝孔光何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  
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

徙木立信

秦民後言今便

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  
轍予五十金乃下令行其年昔年即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賈音繁墨刑也罪其師傅明日秦人皆趨  
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闢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今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  
邊其後民莫敢議令書法書變法罪首變古也

溫公曰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是故古之王者不  
欺四海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  
親昔齊桓公不廢徒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怠信以畜其民  
之期秦孝公不廢徒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怠信以畜其民  
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考證按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喪地千  
里一旦仗劍劫齊桓公於壇位之上公亦不肯其盟竟以侵地歸魯○  
又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  
原降○未  
莫葛反

信者人君之大寶王者不欺四海善為國者不欺其民

增減一字者千金  
秦為積威所劫  
温公不識  
王伯

聖人所以信於民者如此  
皆被木之所致

孝公務本力穡之效

**區養心曰**

呂不韋為相自作今書布咸陽城門懸千金於其上延諸侯誠無一字可增減哉誠以秦人為鞅積

**能勿軒曰**

温公不識玉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也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汗樽杯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也而教之有喪葬為善也而為之賞以勸之為惡也而為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資欲售其富疆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刻薄租詐之資欲售其富疆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行不測之賞誘而於先不測之刑驅之於後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則死於先不測之刑驅之於後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賜死不敢自趙高指鹿為馬廷無間言皆徒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者鞅不兄道也而温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賢者不免也

**蘇東坡曰**

秦固天下之疆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

鑑丙寅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于郊田與政同微也惠王曰齊亦有

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

臣有檀子者檀姓也史失其名使守南城南城縣名則楚人不敢為寇河

上秦置泗水縣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盼盼同使守高唐高唐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趙之人畏齊侵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

有種首者種首名也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固將照千里豈特

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區養心曰**

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為論而知所寶者惟齊威王楚

**丁南湖曰**

齊魏以田獵為會會之可醜者也威王之誇

齊威王寶賢  
四臣照千里  
王知所寶

一國之寶

四臣亦得不償失矣况齊王之誇十珠耶

十四



聖人官人  
備匠用木

二卯棄干  
城之將

子思諫衛  
侯

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賦收租於民也而食人二鷄子鷄子卵也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二木名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卯棄干城之將干杆也謂杆蔽其民若城然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音鐸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矯正也君臣既自贊矣而群下同聲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其俱也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丁南湖曰

君聞臣諂國無道矣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子思中庸之至戒也願乃危言於衛侯而自犯其戒何耶子思之心即乃

諸侯會于  
京師

秦師帥會  
諸侯來朝

問魏之伐  
趙也齊伐

魏以救趙  
魏之伐韓

也齊伐魏  
以救韓而

皆能取勝  
何如

受重利而  
得尊名

之心未嘗以無道必天下故雖以容默教人而必以忠貞自處觀其在衛寇至不去則豈容默懼者邪

綱丁丑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書是會于京師何非朝也天威咫尺而莫之朝焉以是為不恭書諸侯不

綱戊寅二十六年致伯於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

書是諸侯來朝其畧之何秦所使也朝觀諸侯之常禮而待命于人以是為不恭也

綱目斷曰秦至是蓋益疆矣故伯于秦周之取容也帥師會侯秦之協制也此而書之固秦之情見矣

綱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目魏

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威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

且析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斃而救之是吾代

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想於

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斃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遂起

兵使田忌田嬰田勝將之孫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魏都大梁龐涓聞之去

善戰者因勢而利導

孫賓滅魏

斫樹白書

遂成堅子之名

閻孫隕滅 龍圖增 龍何如

閻商鞅徒 水丘傳而

誘執公子 印何如

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韓而歸魏魏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御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

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洎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遂之孫子度其行暮

當至馬陵馬陵道名在直隸大名府城東是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

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

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

大亂相失洎乃自刎曰刎割也遂成堅子之名堅重堅斤齊因乘勝大破魏

師唐荆川曰滅龍示怯白書伏弩孫子之策龐涓若燭照而龜卜何其明

有不見其曉之譏也也然明於料人而昧於料己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古人所以

細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

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為商君○曰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雖是君人有

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

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

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

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

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

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嘆

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惠王恨不用公叔之言以殺鞅也秦封鞅商於十五邑於音烏商

陝西商南縣是號曰商君書是書誘執

胡致堂曰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魏長無患未免為殺無罪以利己仁者

言而以不用公叔之言為恨其亦可謂愚矣細癸未三十一年秦伯平即秦秦人誅衛鞅滅其家○鑑孝公薨惠文王

細癸未三十一年秦伯平即秦秦人誅衛鞅滅其家○鑑孝公薨惠文王

爲法自弊

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亡逃欲止客舍舍店曰商君之法

舍人舍藏人無驗者坐之無文憑可辨驗者鞅嘆曰爲法自弊一至此哉

也弊害去之魏往魏魏不受內之秦內音秦人車裂以徇車裂謂以四體及首繫於五馬鞭之

帝秦亡秦

蘇東坡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疆以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者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焉理勢自然無足怪

論囚渭水

論初鞅用法酷步過六尺者有罰秦置六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量田故有棄灰於道者被刑灰可肥田棄於路則爲惰農故加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殺人多

治秦孰與五殺大夫

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郢人也百里奚宋也死厲楚楚初國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

渭

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謂置晉惠公一救荆禍秦穆公二十八年

子不歌謹春者不相杵不歌謹不相杵出禮記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註助哀也今君之從政也

陵音歷陵作轅車轅也轅車所踐也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杜閉已八年矣

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黥音繁墨刑也蓋墨者黥也謂刺其額而涅之也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云者喻其不久而敗也而尚貪商於

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賈客人君死臣子不欲斥言故託言捐賈客猶言捐

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意

胡雙湖曰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難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蕞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

綱目斷曰其起亦鞅之流也起書殺而鞅書誅是不惟楚群臣有射王之罪而起鞅之輕重亦可見矣蓋起之少恩足以亡其

吳起亦鞅之流

綱目斷曰其起亦鞅之流也起書殺而鞅書誅是不惟楚群臣有射王之罪而起鞅之輕重亦可見矣蓋起之少恩足以亡其

軀而執之詐力至於貽禍無窮固非起之比也然秦之於執用其詐以滅六國亦以自滅其國執之相秦用其詐以滅秦國亦以自滅其家明書于冊所以示天下萬世之戒嚴矣

**乙酉三十三年孟軻至魏**舊史謂鄒人孟軻至魏則以一國之士小之矣惟綱目以天下之辭稱之故曰孟軻至

魏孟子名軻鄒人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甲辭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惠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不能用也○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牧民之道何先仁義固所以利之

**温公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張南軒曰**以不己性之利所以不偏而致之學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

夫義利霄壤之判慎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其事雖善而納交要譽與惡其嚴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

**戊子三十六年韓昭侯作高門屈宜白**楚大夫也時在魏曰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蘇秦游說六國

**細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鑑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并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為之蔽也願大王與趙從親橫之縱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秦於六國今年伐明年討如蠶食桑葉然緩而不驟也韓魏不能

蘇秦游說六國



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竊為大王計莫若一韓魏  
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拒也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涇音桓

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撓擾也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

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關諸侯大悅厚賜資之以約

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

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

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蘇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侯欲侯怒而

也雞口牛後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

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千里武夫蒼頭蒼頭長大有奮擊各二十萬斯

徒十萬斯養馬之賤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顧

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之塗臨淄齊國邑名車轂擊人肩摩

此霸王之資

連廷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攻

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

秦之無秦齊何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

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

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

擬於王者輜載衣車重載物車秦攻按史略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游

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飲食蘇秦

咤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

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使我有洛陽書法以為

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長何

著六國之志也連衡則書秦使張儀說之矣從橫之說童子羞之此何以

呂東萊曰秦說齊王曰韓魏所以畏秦為與秦接境也趙魏戰而勝秦

則兵折半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

秦說齊王曰韓魏所以畏秦為與秦接境也趙魏戰而勝秦

則兵折半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

秦說齊王曰韓魏所以畏秦為與秦接境也趙魏戰而勝秦

則兵折半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秦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所以為蘇秦也

**袁了凡曰**蘇秦之嫂婦前循而後恭家庭天性間而市道乃爾真薄俗特見其路過洛陽時耳乃其庭說諸侯抵掌而談時戴眉鬚為婦人容

彈極婉媚舌蔽於萬乘之前以綏其說之一售蓋昏然喪其丈夫氣焉將有迤而矚之窺其形似其不為中庭之訕而泣以相向者幾希

**綱目斷曰**昔蘇軾有言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衛忠信以持其堅甲利兵則為目前救急之計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于一惜乎秦之為謀徒能叩關其說以利而啗六國爾天下大計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趙雪航曰**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捨合從未  
有他策

合從最為  
六國久遠  
之計

顧雀不顧

蘇秦說

齊為張儀

儀相親為

秦得失何

如

秦相張儀  
出相親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目**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執請復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齊國

十一

五官不可不日聽而

數覽

醉公養士

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與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之屬客畢舉其美請以文為嗣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愚謂薛公以鷄鳴狗盜目之有如馮諼市義而卒蒙其力正獻子所謂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然雖其客中趨楚乎

孟嘗君名重天下

君以散財養士

公孫成諒

孟嘗君聘于楚楚王遣之象牀登徒直送之登徒楚官直謂當直送其牀也不欲行謂公孫成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成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置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成趨出未至中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成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

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孟嘗君能

用諫

溫公曰

君有

袁了凡曰

揚文之名止文之過雖私得寶於外猶將許之况非有私者乎孟嘗於是能前以求過已夫不貪楚床我寶也受郢之劍彼寶也一言而皆得其寶我之得則大矣又何誅焉自是孟嘗門下之諫者非特成也昔公息忌說和君以組為甲既行矣和君知忌家多為組復令官以帛為甲夫公孫成納劍於言未進之先而孟嘗君以其忠言而畧其私心公息忌為組於言既行之後而和君探其私心而廢其忠言夫忌之組則煩於家也而用組之利亦廢於國惜哉

慎觀王

名定顯王子

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問霸功而以保民故之

敗走

九國協約

司見三三

十一

張儀復歸相秦

綱甲辰四年齊大夫殺蘇秦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故書殺以成世也○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

大川之限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約從結為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

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

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書法秦之譎張儀為之然則秦能用儀矣其亦

書相秦何儀魏人也相秦而書曰歸所以著前之出為秦謀而非果免也今乃歸而復其位焉耳不書秦以非新命也

綱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

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荼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

廣其地欲疆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

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拔

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禁暴止亂之

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

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患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疆

綱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

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如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

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

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噲告老歸休顧為

臣顧反也言燕君反為子之之臣

綱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赧王名延慎親王子在位五十九年按謚法喪國心恤曰赧

綱丁未元年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伐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燕

王噲醢呼改反肉為醬也

綱孟軻去齊○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處士楊朱

孟軻沐惠

德

孟軻沐惠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推明孔子之道

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已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為臣於齊而歸及卒門人公孫丑萬

童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書法去非有事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國之治亂分焉故前書孟軻去魏以病襄而後書孟軻去齊以病宣也

韓退之曰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功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

尹起莘曰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軻適魏既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三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為合從連衡之事九遊說押闔之人無不賓禮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

陳軫獨吊

綱戊申三年楚屈匄伐秦音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

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

為大王箕箒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吊王怒曰何吊也對

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矣孤國與之商

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為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

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乃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

儀至秦儀佯墮車不朝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

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

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

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併兵而攻齊

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

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戰國策楚伐秦秦秦與齊合

韓魏從之楚兵敗於杜陵

綱目斷曰楚懷食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屈匄與無名之師輕與秦戰卒忿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邪內喪師徒之眾外召韓魏之兵利之不可徇也如此

已酉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弔死問

燕昭王禮賢

燕昭王禮賢

一國五帝

引及三

十四

狐與百姓同日苦甲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隗五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

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乎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

千里馬者涓潔也主居中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

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室師事之

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蘇子自周往鄒衍自齊往屈景

自衛往聖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丁南湖曰**戰國之君以禽獸待人故豕交獸畜為孟子之所痛斥及其

**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變也求進之士以禽獸自比而郭隗死馬之說作矣又其變

公用陳恒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

力者內樹黨其黨力者藉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

君之國危矣

**胡致堂曰**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使所用而贊則一人而

**綱**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疆而楚弱楚必

不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

楚王囚將殺之儀教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

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

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

厚禮之**綱**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不格

驅群羊而攻猛虎

繆留之論似是而非

危言以動其君

得張儀而獻黔中

其君

其君

其君

其君

其君

其君

其君

其君

其君

其君

其君

明矣不格猶言不敵也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楚王許之張

儀遂之韓說韓王曰夫戰孟賁為獲之士孟賁古之勇士也能挽六鈞之

垂千鈞於鳥卵之上

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下甲猶言頓兵也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而攻楚韓王許之儀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

兵疆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河之

可得也齊王許之儀又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不敢出函

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之關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無危得乎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約常為兄弟之國趙王許之

間蘇秦說六國合從

儀乃北說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雲中趙縣名今山西

使為文其義何如

驅趙而攻燕則易水易水長城蓋指燕王之都而言此易水

東地之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燕趙二國界

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卽

位群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書法書連衡何

從不可恃上書以蘇秦為從約長下書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所以著合

待可

合從六國之志

蘇秦曰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

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

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鑑辛夷五年張儀復出相魏一歲卒儀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說諸侯致

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

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紀而

張儀復出相魏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儀秦衍取

儀秦衍最著

愚按儀之謀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反覆以相於秦魏之間可鄙甚矣然其智暗於秦許屈於軫謀敗於衍者未嘗不惡儀之譎而謂儀之疎也

陳潛室曰

儀秦來謁已先令門下勿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及見又慢辱之激其怒而入秦陰使人贍其資儀隨入秦卒敗從約蓋由平日師友之潤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彼此以術牢籠小人真同而不和哉

癸丑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名縣秦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地名對曰

投杼下機

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入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

謗書一篋

秦王通甘茂盟于息

之臣也樽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公仲侈宜陽之守臣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而乃

盟于息壤

甲寅八年秦拔宜陽○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樽里子公孫奭

爭之秦王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言舊盟息壤不可聽讓而止兵也王乃悉起兵佐茂

斬首六萬遂拔宜陽按戰國策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

旅而得相秦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樽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生之日也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費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霍渭厓曰

盟衰世事也秦君臣盟于息壤良可怪矣既盟而讒言猶得子為將與秦軍對壘使者數相往來章子變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候者復言其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為而擊之頃間而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吁齊威於章子可謂相知深而相信篤矣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

趙始胡服招騎射○趙武靈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

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始胡服

趙武靈王

肥義



公叔成胡  
服之功  
中國聖賢  
之所教

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頭暴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趨嚮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王曰吾國無備將何以守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侵暴吾地引水圍鄆幾於不守矣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故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救於敗哉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鉤金一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辭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

綱王成十六年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請與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

屈原明於治體  
屈原作離騷  
深得春秋  
惡楚之旨

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至咸陽遂留之時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大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具困於諸侯今文倍王命而立其度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王用其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楚懷王左徒左徒官名猶今左右拾遺也平乃楚武懷王為三閭大夫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疎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發明春秋楚子虎誘殺蔡侯般而苦則其惡楚尤為可知去二百載其孫槐乃誘執于秦是豈果無天道乎異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理至是尤為益明綱目書誘書執其惡秦之意深得春秋惡楚之旨

**宋海庵曰**屈原之忠清潔白固不待辯論而自顯若其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渾全而

子千載  
一人  
屈原過于

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况如屈子乃千載一人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孟嘗君先  
齊而後秦

○**秦**逃歸○**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質涉於齊以請襄王封其弟悝為涇陽君至是為質於齊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曰願得

拘盜雞鳴

君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蓋美而難得者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藏牙浪反物所畜處曰藏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身田文為齊臣且又齊之族屬是時秦方有併吞天下之志文當告於齊君力辭其請縱使齊君迫於秦而不從則當於入秦之後辭諸秦君可也安有隣敵羈旅之臣一旦入人之國驟居相位而無危辱之禍哉綱目上書秦以齊田文為丞相曰田文而繫之齊者明其不當為秦相也下書田文自秦逃

歸不曰秦丞相者  
不與共相秦也

**王荆公曰**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卒賴其力以脫于虎狼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蘇東坡曰**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于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

乃退○**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

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

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

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

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

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

講不講

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薛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德齊齊必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

田文借楚為名田文聽蘇代之計秦世不竟桓文

**蘇氏曰**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執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田文懷怨秦之忿借楚為辭而行之不力故特書割三城以和則見沒於利而不反於義者也書法若此所以見師出不可不竟

**平原君好士食客**

平原君同

嘗數千人客有公孫龍者龍家語作龍孔能為堅白異同之辯龍者堅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白猶是也堅執是共說而守之也同異者合同眾人之異論也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牙

幾能令臧三耳

**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臧三耳如莊子天下篇所載雞三足之說謂雞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辭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孔高理勝松辭

**綱**丙寅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王父於沙丘  
**目**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童瑩眾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出母為禰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吾欲全吾身安得

全言安得全身

九綱監南

楚君迎婦于秦

全吾身乎及田不禮公子董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童敗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童及不禮而滅其黨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食之三月餘餓死發明軍既廢矣而善故太子者太子矣而不免二臣之誅者作亂故也二臣已討亂矣而不免於試君故名者君臣之分不可廢也至於主父以強趙之君雄蓋一時而亦終於見及者廢嫡立少故也推原禍始特一其娃爾

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發明天雖未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願忍其父而婚其鄰何也

溫公曰

其戰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諱也忍其父而婚其鄰嗚乎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疆鳥得凌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離人役信哉

百里可以獨立

癸酉二十七年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

勿稱以收天下之望

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一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劉氏曰

秦以伯爵晉王亦既與周無別矣昭襄何意思欲稱帝豈非欲若聽蘇代之言受而不稱則賢也稱之二日而後去之則與秦亦等耳故書曰已而皆去之已者既事之辭也必若劉虞然後可以書不受矣

劉虞可以書不受

丙子三十年齊湣王既滅宋而驕湣音敏謚也去半城宋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

并二周為天子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與樂毅謀伐齊王悉起兵以樂

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眾以拒之戰

于濟西齊師大敗遂進軍齊人大亂失度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臨淄水

梁父縣西北入汶隋置淄州今益都屬縣是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

祭器燕主封樂毅為昌國君昌國齊有昌國縣漢武更山陽遂使留狗齊城

之未下者留狗巡師齊王走莒走音奏疾趨也莒楚使淖齒淖姓也汪淖

反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遂弑王於鼓里鼓里地名○毅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忠臣不事  
三君

聞畫邑人王蠋賢蠋音屬畫音獲畫縣名其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按史記王蠋經其頸於樹枝自絕短脰而死脰音且

王蠋死節

郭大有曰

蠋不死則節不白故殺下七十餘城他皆北面以事惟蠋不然豈非朝陽之鳳歟及觀殺報昭王之書其待故國事舊君死矣○按詩曰全齊拱手授燕兵義士誰為國重輕七十二城皆北面

獨書生

樂毅求齊  
免民

樂毅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而潰樂毅備整燕軍禁止侵掠掠力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逸民者謂節行超逸也禮之謂以禮遇之也寬其賦歛除其暴令備其舊政齊民喜悅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下齊彼自歸伏曰下又皆為郡縣天下之利用

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

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甚也素為匹夫不可得也齊魯宋獻是已

與勾踐謀

君起莘曰

自赧王元年齊因燕亂伐而取之孟子嘗勸謀於燕眾置君其謀齊之心無頃刻置始與勾踐謀吳同軌轍齊潛方且滅宋王偃而驕侵暴隣境謀併二周由是燕得信諸侯之兵一舉而墟其國其

行兵有正  
大意

桓文之功  
復立

袁了凡曰

袁昭以數月舉齊七十餘城而五年不能下莒即墨何耶攻史

三神山非復甲死問孤時矣夫卧薪食箴之意移則大夫種可殺漢池之會成則子胥快眼斯古今同嘆也方昭王致士時樂毅材長治國而鄒衍善作莊迂之變謂九州之外自有大九州昭王時無暇聽耳及毅之功成則行之說行毅不得安其位矣人心之敬忽無常而事之尚杖可畏也哉

倚閭而望

王已立在  
問賈括嬰  
陵四母其  
賢孰優

綱戊寅三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淖齒  
 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按史記田完世家太史氏也  
 音皎敫女奇法章貌憐而竊衣食之與之私通○目王從者王孫賈失王  
 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望其收汝暮出而不還則  
 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  
 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  
 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  
 曰王已立在莒矣史記田章傳齊大夫聞之曰王獨布衣也不非面  
 丁南湖曰戰國之號為丈夫者妾婦而超出丈夫之上耶嘗因論此而考陳嬰之  
 母以嬰家世貧賤止嬰勿王王陵之母伏劍而死以勉陵事漢是二母  
 若固與賈母括母皆稱賢也以子論之陵母以漢興而成其子之功名  
 孰若賈母以齊亡而成其子之忠義嬰母以家世而沮其子之王孰若  
 括母以國事而沮其子之將

綱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鑑趙王得楚和氏璧下和得璞於楚山中獻  
 之厲王王使人相之曰

相如完璧

問相如完  
璧歸趙龜  
山不取而  
晦庵取之  
所見不同  
何如

石也則其在足武王立和文捧璞獻王人曰石也則其  
 右足文王立和抱璞泣王使人相之得寶故名焉秦昭王欲之請易  
 以十五城趙主以問藺相如藺趙邑名相如韓獻子玄孫對曰秦以城求  
 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  
 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給秦  
 王復取璧給徒在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  
 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書書使獻璧何非事也故  
 丁南湖曰和氏璧乃趙國相傳之寶若驟然被人奪去則國勢亦不振  
 孝當時秦王雖強相如亦料其不敢殺已若在他人則懼秦而不敢去  
 矣相如豈孟浪作事者哉此朱夫子之語意特錄于此以質夫凡論相  
 者如

唐荆川曰或曰相如幸成不可從也趙以區區方寸之愛而怒強秦秦  
 孤身入洛陽之墟抱連城之重履秦王之廷畧無左右劍戟之忌秦若少  
 振其怒藺能免乎是璧不足道而復以藺與之趙又夫一璧也藺又奚  
 知其否曰不然以城易璧秦之盟也以璧待城趙之信也秦以計給趙  
 璧而劫之成秦之失也藺以死守趙信而索秦盟臣之節也節以奉信

九國監甫

廿三

發得而帝

左氏易言

備禮者王  
取民者安

信以要盟盟結於口而照於天地鑒於鬼神秦之懼也緣盟以證其失奉天地鬼神以懼其心秦獨無畏乎以是知秦之莫能加也

自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得而帝樊以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吏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吏大恐又愛世姬泄音薛重如耳名姓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姬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世姬曰以是相參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

左氏無害也

荀子曰嗣君聚斂計數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備禮也備禮者王為政者疆取民者安聚

綱庚申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國時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王裂其

聖南則兵

楚罪不在  
秦下

秦趙會于  
澠池

相如請秦  
王擊生

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誣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王居三代之傳器與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發

明楚自熊通僭號稱王其孫昭問與輕重世有無周之心至於衰世猶為此舉羸羊觸躅其罪固不在秦秦之下宜春秋以夷狄待之

綱壬戌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澠音勉縣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澠音勉縣燕頰龍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

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龍相

如復請秦王擊缶缶音久反盛酒瓦器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周尺四寸為步此言五步之內蓋言至近也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濺音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叱音尺厲左右皆靡王不懾懾音左右欲刃相如相如為一擊缶罷酒秦

九國通商

十四

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

卿位在廉頗之右古者以尊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

病不欲爭列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匿音溺隱也相如

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辱其群臣相如雖駑鈍也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

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我

所以稱病避賢也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衣而露肉

負荆請罪後私讎也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衣而露肉

杖而受刑也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齊生死雖斷而無悔

楊龜山曰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

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崇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

其危又甚矣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使秦惴焉不敢動乃欲以頭血濺之

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

平世可謂大臣之修國風以不枝為行之善願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

胡致堂曰為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故損卦以懲忿

過也

趙雪航曰先儒論相如全璧歸趙與澠池請秦王擊缶之非膚見不然

下無賢才也所以欲趙之末周室衰微秦昭久有鯨吞六國之心眇視天

禮歸之豈非重相如之意償城相如乃給璧遣歸而以身待命秦王賢而

猶抗上肉矣故請趙王之鼓瑟以推辱之若相如不請其擊缶秦必欺其

長趙有人

之門有未

賢者之過

復固非止於騎劫代將之失也

君臣伐齊未得其道無以服齊人之心故燕君甫卒樂毅一奔而齊地已

是時齊地皆獨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

網燕君平卒樂毅奔趙田單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淄封單為安

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發明

書燕君卒樂毅奔趙田單盡復齊地又無

復固非止於騎劫代將之失也

十五



宗人以鐵籠得全

墨人曰安平之戰東青州府博興縣名今山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初燕安

蘇頌濱曰

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稷田單于即墨諸侯之救不

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

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

南面而王爾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為齊王毅

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胡致堂曰

樂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圍兩小邑三年不下非特毅之失

齊人服其義昭王處之崇盡其道

兩邑僅如著而黑子

樂毅庶幾湯武

蘇子以為行道之過此為王者之師

方天台曰

樂毅不叛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度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

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意乎不忍斯民之困

和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苟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韋維奉海內

于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韋維奉海內

城取一國也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

也彼樂毅之師豈出於利匹夫匹婦將持擾鋤而逐之矣何以為齊之國

都固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

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

司馬遷

司馬遷

廿六

月赤三三

廿五

成敗之效  
所以具  
人初不足  
論

飛鳥翔舞  
而下

國項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  
友間曰反間注見漢高帝三年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  
人唯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友間乃使騎劫代將騎劫姓名  
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憤發怒也田單乃令  
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恠之單因宣言曰當有  
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  
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

田單火牛

君王后不  
夫人子之  
禮

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可為寒心燕人掘  
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鋪鋪與插與士卒  
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行伍謂行陣軍伍也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  
女子乘城約降乘城俗城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  
以赤色繒帛也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謂刀劍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  
尾灌脂束葦謂縛束葦草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  
後牛尾執怒而奔音奔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  
譟從之鼓譟群呼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  
追亡逐北凡軍敗曰逐北蓋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也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齊七十餘  
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姓后  
也以其姓后不可生太子建以單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  
自嫁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見故夫人子之禮

袁了凡曰

田單興齊厥功甚偉然人謂樂毅以燕齊二國之兵五年不能下莒即墨為單善守特未考耳按史記淖齒殺齊湣王而堅守以拒燕軍聞湣王之在莒也并兵攻之數年不下則數年不下者莒耳故即墨亦數年不被攻及纒攻即墨即墨之大夫戰死田單乃代守而樂毅未幾以讒奔趙矣要之齊亡國猶有人人心未忘齊齊會當復興田單又善兵然使燕昭不殞騎劫不代樂毅不奔揣揣即墨援絕坐困單不其危哉

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以是

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曰寡

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

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

曰善乃賜單牛酒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王君臣無異而內

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單

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

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端

慎節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

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

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

萬戶

田單將攻狄縣名今青往見管仲連仲連齊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節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

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節

墨坐則織簞簞休也反立則杖鍤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

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燕封田單以夜邑萬戶

西有淄上之娼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淄水出益都臨淄縣是有生

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

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援引也枹音孚擊鼓杖也狄人乃下

田單罵氣  
循城  
問王  
單人品孰

管仲連論  
田單  
嬰兒之計  
不為此

單善亦王  
善

田單罵氣  
循城  
問王  
單人品孰

廿八

田單攻  
使不下與  
善殺即墨  
不下何如

丁南湖曰王蠋齊之布衣義不臣燕而死田單齊之族人善守善戰以蠋之死導之也然則蠋亦成事者矣故曰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蠋之所成貴乎死單之所成貴乎生二子豈惟齊國之士哉殆皆振古之豪傑矣

樂毅書報  
燕王

義之所不  
敢出  
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

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而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指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也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君若之人交既絕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箕子不忍言殷之惡也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音問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馮驩彈鈹

琴子凡曰樂毅奔趙不忍與伐燕之謀袁渙拘於呂布不肯作罵劉備之書夫毅處七國渙處三國士患執游談其間視國若塵即有朝君臣夕寇讐者若二子可謂不念舊君也已

今薛民親君

薛公田文卒○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鈹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鈹歸來乎出無輿與車也遷之代舍更代侍奉之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鈹歸來乎無以為家叶音姑孟嘗君不悅時邑人入租稅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出薛私藏之錢貸者借錢之人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遣驩詣責之責貸者不驩往者不能與者取其券燒之券音勸借錢文約焚其券約而不取孟嘗君怒驩曰今薛民親君驩言吾所以使民受惠而愛君耳孟嘗君竟為薛公終於薛

武安君

綱乙酉二十九年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綱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秦救

韓敗趙魏之師魏段于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

于子也壘印也古者尊卑通用至漢始專以為印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

重者制地欲地者制壘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

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既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者博者

博戲也博戲也以五木為之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勝便則食不便則止便則食不便則止

負之采故人刻一殼為梟鳥形得之為上勝也便則食不便則止便則食不便則止

宜食其子若不便則為徐行也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發明

是時秦有虎狼之暴列國正宜同心相卹救患分災猶恐弗及而

魏乃背棄恩義自伐與國烏得而不亡哉直書于冊其惡見矣

綱已丑四十三年楚太子完質於秦○秦王將與韓魏伐楚楚使荊黃

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

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

資之以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為王慮莫如善楚秦楚合而為一則韓

魏必為關內之傑淮地於齊則濟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

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濟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

於秦注以兵截之也兩海西海至東海皆秦地也東西為經一經要約結信也

綱辛卯四十五年秦伐魏圍關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為馬服君○初

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

君怒將殺之奢曰君子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

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

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

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關與王召群

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陜難救奢曰道遠險陜如兩鼠關於穴中

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秦師大敗解關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

段于子欲  
壘  
抱薪救火

用智不如  
用梟

楚太子完  
質于秦

趙奢諫平  
原君

平原君奢  
趙奢

兩鼠關於  
穴中

秦以范雎為客卿

愚按秦所以解關與之圍者以其得地利而資人謀也秦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故能取勝要之地利得矣軍士許歷之謀豈無自哉

袁了凡曰

良將料敵其所見必大同而救韓關與之圍者與趙奢異之法與秦新進崛起非冒險

秦以范雎為客卿○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從去穀須姓也乃須使

齊齊王聞其辯口知范雎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之陰事告齊魏國私事

歸告魏相魏齊齊怒笞雎折脅拉齒折音舌拉音膺謂折斷雎佯死佯音

羊詐也卷以箚箚音責竹草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徵後雎告守者得出

范雎於廁中告看守者曰公能活我必當厚報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

守者遂告出廁中死人魏齊曰可雎遂得出

籍至魏潛載與歸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

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

右跪而請曰跪音跪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

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敢欺也臣齎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

三問而不敢對

豈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

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伏誅然苟可以少補於秦而死臣不敢

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是何言也寡人

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願先生悉以教寡人

唯因進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是韓盧而搏蹇兔也盧犬名也

穰侯穰韓之屬邑名昭襄王取之而封母舅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

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

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

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欲親中國以為天下樞天下樞人往來必

威楚趙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

客卿外國人來為與謀國事客卿故曰客卿

三問而不敢對

走韓盧而搏蹇兔

遠交近攻

韓魏天下之樞

親中國以為天下樞



壇國之謂

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壇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而不顧謂以母制子穰侯出使

不報穰侯魏冉也報白也言不穰陽涇陽擊斷無諱華陽君辛戎涇陽君

也猶今內官之類高陵進退不請高陵君公子市不請言四貴備而國不

危未之有也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

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

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辛戎涇陽君惺高陽君市於關外以

睢為丞相封應侯史記魏使賈賈聘秦唯故衣問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

范叔一寒之遂為賈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

如此下曰無范叔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雖坐責之曰爾

有故人之賈堂下置到巨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

大梁齊走趙厓平原君家

功九穰侯之

司馬公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

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

所言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

倭者蓋以此夫蘇頌頌曰范唯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恣其

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

絕而唯勇絕之獨不愧顧考叔茅焦乎及唯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

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唯蔡

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細丙申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

注人邑韓自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

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疆諫太后怒甚由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

面唾音拖去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兒子曰息賤息謙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黑衣黑色緇衣也願及臣未填

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

少子

左師觸龍 諫太后 舒祺補黑 衣之闕 丈夫亦愛 少子



於長安君

而挾重器

楚太子自秦逃歸  
楚以黃歇為相

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使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史記燕之賢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王之富而况於子乎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

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馮亭嫁禍於趙

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

已亥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踞絕上黨守馮亭獻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民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

馮亭垂涕不見使者

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王之地而食之也史記馮亭曰吾為王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矢入之秦不聽王之令不義二矢賣王地而食之不義三矢趙遂發兵收上黨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音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

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音時秦使左庶長王齧伐韓攻上黨拔之音

上黨民走趙音趙廉頗軍於長平音長平邑名在按墟上黨民

廉頗堅壁不出

王齧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

趙王以名使括

戰怒數讓之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子之子趙括為將爾

膠柱鼓瑟

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

鼓瑟音膠音交粘膏也柱瑟上馬足所以遊移上下以調聲也鼓彈也括徒

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音初趙括自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

當其父者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

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

秦拒父子異心

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

袁了凡曰

趙括母知括不可將趙用之而括果敗死國幾亡五代南唐柴克宏雖典宿衛日與賓客飲博未嘗言兵人以非將帥材及克宏請效死而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後克宏常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者則有矣迺二母不特知子抑知將也○克宏父名再用

秦王聞括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武安縣名秦將白起封於此河南彰德府磁州是而

王齧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音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

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音趙括乘勝

追秦壁壁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趙請粟於齊齊

王勿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矣救趙之務

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為國

漏甕沃焦釜

金

周報王三

四

高義頭名

趙禍自上  
黨始

母以為武  
安君功

助秦自攻

盧卿以樓  
緩而危計

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書法

上黨書趙何予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禍自上黨始則易為予之予趙所以惡秦也特書坑四十萬罪起也

綱王賈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齮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母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地也盧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秦趙構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矣盧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

書法

又割何病韓趙也易為病之二國既已失地韓又割垣雍趙又割六城是再失地也

綱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

○自初魏王聞孔斌

孔斌孔子六世孫子順也贊聘以為

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不然吾猶一夫耳使者固請乃之魏不用以病致仕嘗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响响焉向呼相樂也自以為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顧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吾道固為治世死病無良醫

孔斌燕雀之喻

綱癸卯五十七年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自時秦攻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錐處囊中

處囊脫穎

利害兩言而尖

合從為楚非為趙不攻復相天下士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未錐末也見音現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

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蚤得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脫突也穎錐也言猶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乃

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利害曰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

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惡言而決爾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

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楚地五千里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爾豎小

子言其庸劣無一戰而舉鄢郢鄢音隱郢音影再戰而燒夷陵夷楚縣名今襄陽

郡名今湖廣夷陵州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

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乃歎血定從凡盟者以

之餘者瘞于壘西隅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春申乃黃歇之號非封邑也將兵救趙史略平

陸澄室曰

趙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卒能奮身史起者名楚之時乘其感慨奮激之氣雖尋常之人皆能自效於尺寸然則能自激者毛遂之贊善用遂者平原之贊也

魏晉郤帥師救趙次於鄆公子無忌襲殺郤奪其軍以進○魏時魏王

使晉郤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畏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

之魏王恐止晉郤壁鄆也止也鄆郡名又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

尊秦為帝以却其兵晉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天下之所共

國也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彼即肆然而為帝肆然猶言侈意則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顧為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

也魏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

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

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史記秦王聞之

初魏公子信陵君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愛人下士下謂禮致食客三千

固

晉仲連不肯帝秦

先生天下

問平原君

信陵君奪

信陵君奪

符救趙得  
失何如  
虛左迎侯  
生

以肉投  
虎

信陵竊符  
救趙  
此五伯之  
功

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侯姓家貧為夷門監者夷門梁城之東門監者即夷門之抱關也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虛左者謂空左方一以迎之蓋尊之也自迎侯生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其恭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求援於公子無忌公子數請魏王救晉鄙救趙不聽無忌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關以死於趙過見侯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符信也輔也古者以竹為之後世詐偽蜂起以竹而用之漢帝為銅符虎符竹使符國家發兵遣使下勃於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其愛姬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姬嘗欲為公子死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夾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夾袖四十斤鉄椎殺鄙公子選兵八

萬人將之而進發明書襲殺晉鄙所以著其專殺之罪書奪其軍以進所以予之也夫秦吞噬列國即鄴危困極矣無忌一舉解趙之圍故序其績所以恕其奪軍之罪而非以為是為法也

魏公子大  
破秦軍邯  
鄴下

於魏未為  
忠臣  
竟不忍言  
獻五城  
仲連辭金

綱甲辰五十八年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於邯鄴下○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鄴下王齮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迎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書法書大破秦軍何志功也綱目尚義不尚功則曷為志之秦伐之不得志未有甚於此者書惡秦也

丁南湖曰 穎濱云無忌用侯生之計盜兵符擊秦救趙成桓文之功然而歸合諸侯兵破秦師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毛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也温公云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予愛無忌之賢特錄二公之論以為證云

蔡虛齋曰 平原信陵皆戰國名公子也然平原乞師不足以償其請受黨召蒙救袖信陵襲殺晉鄙大破秦軍則其功大矣古人云功過當相準信陵之功足以補過尚論者取節焉可也

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 華陽秦名在陝西西安府舊長安城內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後更名楚 陽翟大賈呂不韋 翟音狄陽翟即今河南府賈

奇貨可居

曰此奇貨可居 謂以異人方貨財也居蓄積也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不甚見幸不得爭立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賢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

異人以夫入為天

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 婦誠以此時援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遂與太子約以為嗣更名楚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 年十二月也政始皇名不韋姬自匿有娠至期故知政為後為始皇 不韋之子

呂不韋真大盜

包藏深而布置遠

直西山曰 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其怒既已與之欲也謂其不出他姬以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偽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料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為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謂始皇既立柏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

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  
笑奪其國於社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  
袁了凡曰 審是陽翟人兒耶譙周謂人為之則恐無此造化固有姓  
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為之也人心  
欲趣凶秦謂先於六國故駕其辭

綱目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  
歸而卒 同時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 縣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此其中有 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 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

秦使將軍嫪毐攻西周 嫪音鳩將軍名 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  
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書法 赧王書卒失  
尹遂昌曰 前史書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夫以天子而臨諸  
侯所以扶三綱垂世教立萬世君臣之分也此類非綱目不能脩其視  
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殆異世而同旨茲蓋筆削之大節不可以常事  
者觀

先是東西周分治 赧王微弱東西周分王正理各居一都故曰赧王徙  
都西周 徙洛陽 益以微弱不能主盟會武公依焉 周君也

東周君

東周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官職桓公卒子  
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

南宮氏曰 周自武王至東周君滅而周始亡於秦斯實錄也後有秉春  
之後即以秦昭襄承周統為秦紀既已遵朱子綱目之例正之矣今復  
得南宮氏之說而雙湖胡氏深有取焉極為確論真所謂發先賢之所  
未發也

綱目 丙午 秦昭襄王五十二 楚考烈王八 燕孝王三 魏安釐王二十  
趙孝成王十一 韓桓惠王十八 齊王建十 凡七國  
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鞏狐聚 狐地名音憚愚狐聚近

綱目所以大一統  
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也  
矣此其與列國分註何天下末一也天下未一秦繼之則綱目大書其年可  
五十里即古梁城 書法 按通鑑自是歲揭秦紀而大書之蓋周既亡而  
陽人聚在洛陽南百 周公武公之子文公也愚  
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也

蔡澤說應侯

何為不可

身名俱全

三子孰與  
闕天周公

范雎亦有  
所取

秦丞相范雎免○**目**秦河中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秦王臨朝而歎

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

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應侯曰

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商君具起大夫種何足顧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

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

可顧孰與闕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

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

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任以為相數月免

**尹遂昌曰**

**丁南湖曰**

范雎傾險之士然能知止而退亦有所取故書免而不去其官

子果若是班乎斌而書免所以獎君子之高節惟而書免所以錄小人之片善

定以荀况為蘭陵令

**綱**楚以荀况為蘭陵令○**目**荀况趙人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卿嘗與臨

武君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

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衛父兄若

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齊之技擊不可以

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

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

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王曰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

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

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

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

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

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

兵要在附民

節制不可以敵仁義

問荀卿推六術五權三至何如



議兵以仁  
義為本  
兵所以禁  
暴除害

也必在慢之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  
之將陳賈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  
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  
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綱**丁未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韓王入朝於秦書法罪韓

**綱**戊申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綱**庚戌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綱**辛亥秦五十七○楚十三○燕五○魏二十十月秦王柱即位三日

**綱**壬子秦五十八○楚十四○燕六○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癸丑秦五十九○楚十五○燕七○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甲寅秦六十○楚十六○燕八○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乙卯秦六十一○楚十七○燕九○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丙辰秦六十二○楚十八○燕十○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丁巳秦六十三○楚十九○燕十一○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戊午秦六十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己未秦六十五○楚二十一○燕十三○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庚申秦六十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辛酉秦六十七○楚二十三○燕十五○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壬戌秦六十八○楚二十四○燕十六○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癸亥秦六十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甲子秦七十○楚二十六○燕十八○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乙丑秦七十一○楚二十七○燕十九○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丙寅秦七十二○楚二十八○燕二十○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丁卯秦七十三○楚二十九○燕二十一○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戊辰秦七十四○楚三十○燕二十二○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己巳秦七十五○楚三十一○燕二十三○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庚午秦七十六○楚三十二○燕二十四○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辛未秦七十七○楚三十三○燕二十五○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壬申秦七十八○楚三十四○燕二十六○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綱**癸酉秦七十九○楚三十五○燕二十七○魏二十燕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孔子不滿

必令將渠處和

仲連射書

仲連可以為次

仲連辭詩

仲連辭詩

五二

戰國以來

**楊龜山曰**

仲連辯過儀秦氣凌髮行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心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也避爵賞脫

**丁南湖曰**

仲連不肯帝秦而君臣之分以立不肯受爵而道義之志以

**綱**

秦以呂不韋

**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

**遂不祀**

周比亡凡有七邑

是也

**胡雙湖曰**

西都自涇舟膠楚澤下堂見諸侯綱常陵遲已為春秋之漸

曾仲連有

**劉仁齋曰**

後進秦使接周統於莊襄元年東周既滅方書周亡然

**溫公歷年圖**

地人民不足以比疆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

植本固而

**綱**

秦以呂不韋

禮本仁源

**綱**

秦以呂不韋

享國長久之道

**綱**

秦以呂不韋

進此圖歷述古今治亂於一代之終則立一論以斷其亡後倣此

右周三十七王并東周君按經世書始武王已西終東周君三子該八百七十三年

夾而世之其替滿也人之尺人亦其天首也而善斷氣無毫髮  
 之文入世其父對人之尺人亦其天首也而善斷氣無毫髮  
 尚并其寡郊周之制三輝而時變漢百平之宗師我益千日對人  
 如立而龜乃之奉日之制也王人奉之對經十國而東周破之  
 蘇至非寡百有僧羊東周故城也固匪龜秦之業何謂之不聖未幾呂  
 多我惡不公長非也置其周之何姑秦自善公以來果世周之一念  
 編而論曰龜秦之我故周則矣今以不為秦則周之成恐其不  
 其故乃照為秦秦則實疑矣今以不為秦則周之成恐其不  
 國而必與秦固皆首也卒之實難也必以善其也今日何情不出此  
 為如始與王三軍論素為王與東周君經喪焉天子無道素心其  
 不亦秦實當而高士重也與高士重也與高士重也與高士重也  
 為如始與王三軍論素為王與東周君經喪焉天子無道素心其  
 國而必與秦固皆首也卒之實難也必以善其也今日何情不出此

高神聖各

